



吳郡文粹續集卷五

長洲縣學記

長洲錢



穀叔寶編



俞 棬

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學今環百里之地而為縣詎  
可缺與按吳郡志唐置長洲縣距今三百餘年而學  
不建豈簿書期會不暇俎豆之事未之聞與景定壬  
戌詔縣增主學用丕儒教宋君楚材寔在此選至之  
日乃嘆曰官以主學名居無廬士無廩師倚席不講  
惕然以惧鄉寓劉公震孫列其行于郡即近縣廢寺  
為肄習之所士不間遠近裹糧而來旬有講月有試

考德問業于此可觀宋君又惧無以繼乃裒俸餘與束修之入請于郡因寺建學以惠悠久太守陳公均親來相度指前一塔轟如文筆顧而揖曰殆天相欤于是徙佛像于他所宋君遂與諸生經之營之斲者斤者亦各自獻其藝由禮殿至學門煥然一新齋舍庖福靡不具備起于乙丑春成于丙寅夏民有爭田不決前守撥充養士且上于朝會召入季公鏞來守是邦悉令歸之而士有所養宋君之志亦少舒究矣屬予記之辭不敏請益力夫教亦多術矣孟子吃緊誨人處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人之

所以灵于萬物者以其有是心焉耳是心雖依血氣而生而一點光明其衆理應萬事未有觸之而不動感之而不應該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是之謂本心物交物引之而去此心放矣從耳之欲而好媵哇從目之欲而悅紛華從口之欲而飫肥甘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亦莫不然若放而不求流而忘返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一點光明未嘗泯滅反而求之心在我矣是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一息而遊堯舜之天一息而淪盜跖之淵聖狂之分求不求耳然此心之放亦豈俟于形者哉有

所忿懷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皆謂之放人能於日用之間每事省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嗚呼孟子之所謂求放心者豈如釋氏死灰槁木付此心于無所用哉自吾惻隱而推謂之仁自吾羞惡而推謂之義自吾辭讓是非而推禮与智無不尽矣舉斯加彼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此君子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矧今徹緇廬而啟儒宮立師道而新士習同堂合席相与講明當何如哉始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体終而克廣以達此心之大用庶乎可以為士矣

是又宋君之所深望故併書之咸淳二年四月朔朝請郎权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節制澈浦金山常州江陰水軍同提領鎮江府轉舫倉借緋廣信俞揆記

禮堂記

吳必大

禮立乎天地之間而人參焉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礼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有禽獸之心也弱之由強之食爭端起乖氣興而禍乱作矣故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聖人作因天秩以教為之宮室

堂與之居為之簋簋俎豆之數為之殺截食羹膾炙  
醢醬葱溲酒漿脯修之用而恭敬辭遜以出之所以  
因情立文辨分定志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也所以達天理順人道之大端也故惟聖人能知人  
之不能以無欲也人之欲莫大于飲食也故惟飲食  
有禮聖人安之君子行之衆人勉焉于是簞食豆羹  
由是則生而有不屑者矣肉乾人飢日晏不得食而  
有所不敢者矣吾嘗評斯人可使餓死于首陽立乾  
于河上而不可使犯非禮取非義夫安得不有益于  
人之國家長洲故無學撤緇廬以為之學之究也士  
負笈造焉勸趨成俗則宋君楚材功多居既表其宮  
而新之燕食有堂命之曰禮堂問故曰吾于禮食有  
取也君之用心忠矣吾聞古人之在幼也能食教以  
右手能言教以唯俞教以男女之別長幼之序十年  
出就外傳乃所謂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學則  
終今共之曲禮一書其識飲食之禮備矣嘗試言其  
略曰共食不能共飯不澤手而飽非遜道也而澤手  
為其近于穢也曰流歡曰固獲曰錫飯曰遠羹曰嘍  
炙欲速也求多也凡可以得食者無不力也厚己而  
薄人也有聲而無容也終食之間須臾之離而賢不

肖之趨胷中莫掩焉是可以觀人矣是故聖人致詳于飲食之際也其旨深諸生來前吾語子禮其承而師孫而友謹而飢渴之害羣居終日唯善是務觴酒豆肉而成德寓焉幼之學壯而行禮不可勝用矣昔明道程子至天寧值僧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而有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之嘆禮失而求諸野盛服佩衿不猶瘳<sup>愈</sup>于野歟必不失是而後人其人序其居足以閔浮屠氏之口以無墜宋君之善諸生皆曰謹受教宋咸淳二年九月庚寅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吳必大記

景文堂記

趙與鑒

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西縣其有孝也亦宜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焉按吳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令王公禹偁嘗為文屬郡侯狀元柴成務為之記今廟與碑不可復考意者強室兼并梵宮侵漁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制詔天下縣設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事宋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修于易尤邃避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為尹肅公請謚趨向端的人皆賢之恕齋洪公勳與法從諸公共薦于朝俾兼書院堂長以其

未立學也已而鄉大夫列詞于郡趣開試乃即近縣廢院為講習之所師友裹糧月試旬課戶履羣集于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為學捐俸餘與束修之入葺而新之簽判方君山京雅相推敬會有而爭沒官田為擬充學廩太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踰年而學有緒嚴像設崇講座黌舍翼如衿佩襜如始無負天朝建學立師之意乃揭直舍之堂曰景文焉文于守屬與鑒為之記然則宋君之意其惟范希文之是景乎與鑒不文何足以知之竊惟文正公宏勳鉅節概揭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

間利病凡萬餘言文正公曾見偉之及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是書而尤以興學為先務慶曆中開天章閣召問輔臣為治之要詔天下立孝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皆公所建請然則文正之所謂文豈特摘章演義云乎哉吳為文正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學又文正所請今長洲昉有學不于文正乎景其誰景邪凡百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超卓思始創之艰难盍知所以自立云咸淳改元中元日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趙與鑒記

吳附邑獨長洲有縣無學寄廩郡庠養士景定壬戌  
冬公朝詔各縣置主學宋君楚材始尸其任初至栖  
栖無依貴寓列其事于郡即廢院講肄宋君繼請于  
漕臺及郡就改院為學月有試時有習衿佩說文  
風大振來游茲學者阮公登炳乙丑冠南省以亮陰  
免廷對賜第登龍首先是淳熙辛丑黃公由孝廟魏  
策為天下第一二公俱長洲人也宋君闢一室繪黃  
阮二大魁之像于上扁其堂曰友德屬山京紀其成  
山京辭不克當曰君亦有惠于茲孝也奚辭向君贊  
畫吳幕有廢寺田四百餘畝胡居敬至西湖書院與

有力者爭欲得之二券俱不直君執筆擬曰莫若以  
長洲之田養長洲之士遂歸于孝楚材併復還郡庠  
之寄廩今士養于斯君亦與有力焉山京諾曰此養  
也非教也教以德為先德以友為輔獨昌黎謂誦  
笑語一旦下石焉者此可為友道一吁也故曰德有  
凶有吉正直忠良和平寬厚恭敬篤寔皆吉德也邪  
佞剛愎崎嶇險鏗薄慢易輕浮皆凶德也納交者宜謹  
擇于斯則切磋琢磨相覘而善處澤之益滋多矣否  
則墜韓子之訛雖然以吾有其德而後能友人之德  
善修德者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心術之涵養履踐之



純固立必有方行無越思友一鄉之士為未足又友  
一國天下之士直至于尚論古之人取友愈大德與  
俱大道義傳匹乎聖賢事業焜耀于古今豈曰無所  
自云宋君蜀士老成有學問觀其興學可以知其德  
矣時咸淳丙寅長至前三日承事郎差簽書建康軍  
節度判官聽公事方山京記

咸淳改立學門記

錢說友

長洲縣舊無學附府學以肄士景定中有旨敕主學  
員于是邑之士請諸臺即縣西廢寺為學綿絕集  
事而宮墻門未正南向之位見謂缺典咸淳八年春

邑之士有請于憲臺今提學損軒洪公亟俞之俾闢  
寺地以正孝門輿望所屬不日而就所以為學之宮  
者內外于是乎備未幾有諱髡越訴于省部公請而  
寘之刑事竟帖服諸生銜恩無數咸願刊石以壽厥  
傳說友惟夫子之道千萬世一日南門之設制度焉  
尔于道無增然今之世浮囿之宇徧天下而素王之  
宮郡縣僅置其一焉而扶植之不力則是有愧于思  
樂之頌矣公一舉而斥異端興吾道厥功茂焉不惟  
茲門之正而已矣諸生出入是門藏修游息涵泳公  
恩且与斯學相為悠久又不惟茲石之刊而已也說

友為文學椽于斯邑樂諸生之請得遂而吾道之振起也故叙其事著于下方以古來者使知公德之無窮云主學錢說友記

長洲縣學記

陳旅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民以法而不納民于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吳縣地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為足尚哉宋世主學事者常假並縣浮圖氏之室以為學則亦未有專所矣皇元既一六合乃興起李校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向風而當時邑令以浮圖氏

之室不可久假遂即長洲驛舍為孔子廟大德六年縣徙鹿郡治明年移驛材構縣治故址庫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盪摩又無所于休不足副國家右文之盛心郡人陸德原顧而嘆曰長洲為吳鉅邑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其民同郡况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而席先世賢產足以供公上之賦而其衣食于吾私矣于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童公聞而喜曰是能紆吾責者益以禮勸成之于是筮吉日除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廣庭穹門翼以邃廡

後為兩齋為論堂為庖廩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為之  
材必良工必善規制嚴壯而攻作堅縝浙右邑校蓋  
未有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為先聖四侑十哲之  
像而繪羣賢于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至元  
再元之三年三月經始明年十月告成觀者咨嗟謂  
世之人率整其所有以為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為是  
者乎德原又以為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  
為是虛器也乃又以田如千畝為學田以寔之五年  
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人士來請  
記辭弗獲乃與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與二十五家  
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郭外而  
孳設于此無亦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民之秀也秀  
民雖生窮鄉不能自局于耳目所接之近故必遊通  
都名城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蘓為郡當東南大道之  
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  
聞之富退而講道藝于其孳、成而歸則以美德著  
于其鄉必有規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善  
俗况多士哉子皆邑之秀民也能益美其身以歸表  
于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與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然起于田野之間矣是為

記德原字靜遠篤慎闔敏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  
裸今為徽州路儒學教授云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旅記

長洲縣學記

金 玟

長洲蘓之負郭邑也自唐武后始割吳縣之北境為  
邑而未有學嘗假浮園氏之室以為焉及元即長洲  
驛舍建孔子廟甚隘弗稱後至元三年縣長元童擴  
充之廟學始備越三十八年歸于我朝間嘗葺之  
而新者復敝固其所也洪武六年知縣京口張翔躬  
率僚佐捐俸面諭羣士輸材木之朽者易壁之漫圯

者由內暨外靡不用工前大成殿後明倫堂及中門  
左右廡傾者支缺者補敝壞已極不可支補則撤其  
舊而新之齋後增置壺亭各一所又泮公廡三間及  
學門于廟之右泮池架梁圍構亭伍射置各得其所  
而墻垣之周巋然壯麗重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  
祀延陵季子以下先賢凡七人興學有祀以示有功  
于學者必報于是長洲之學既完且美教諭周敏書  
來徵記余謂官之修學職分所當而能加意勤力若  
是蓋可尚已至是士之為學其當加意勤力甚于官  
之修學可也苟官修其屋室而士不修其行業則游

居于學者將何為哉士之為學雖不止乎是然乘是而勉之勿忘異日學術大振端自今日學舍一新始俾見聞者莫不敬慕不其偉歎此亦邑之職治教者之所望也

蘇州府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夏時正

學在郡城之良隅創于前元至正中乃成化壬辰五月巡按監察御史古趙鄭君銘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君珊行部至茲會郡守鄱陽丘侯霽始至展謁廟行學禮顧瞻庭宇湫隘弗稱歲久將壓不治咸曰是我輩責也將撤而新之侯任其事持以告巡撫右副

都御史古汴畢公亨因出公帑羨餘金為相邑令余金視職為親恭勤夙夜主簿劉恩委命之嚴守敦厥役貨裕出公材貞且良百役具興羣工和會始工于是年八月迄工于明年五月左廟右季式如垣度王屋四柱兩序拱向榮戟門列灵星外闕廟之規也講肆有堂合食有所庖廩對峙燕私區別學之制也輪奐翬翼丹青黜堊稱所宜有罔或不備落成之日鄭君率屬長貳師生釋菜礼容恪恭氣象弥新黃白之叟衣冠之彥環望咨嗟知所感奮于是教諭陳裕與諸講下欣慶厥美謂宜有述乃具興作請丘侯記之

侯惟不伐是崇遜出為誼能示不能問道盲者手書  
累幅敦勸生員何天衢王泰遠屬時正執筆自揆舊  
殖老益繁蕪敢請固辭二生日此太守之意亦泰等  
師生意也可無辭乃作而言曰道原于天而委重于  
聖人聖人身備斯道而繼天立極君焉而克舜禹湯  
文武斯道行于天下臣焉有臯契伊傳周召斯道行  
于其居運際亨嘉治隆熙洽不可尚矣吾夫子生于  
周末遭丁哀否道可克舜禹湯文武而天不君之德  
可臯契伊傳周召而君不臣之然吾夫子之心未嘗  
一日忘天下也聘歷諸國轍環天下卒老而歸繫定

定刪述傳諸弟子以詔方來天之道以明地之理以  
察人之極以立兩儀奠位萬物化成以功云賢于克  
舜恩云同乎罔極孝以宗之萬世無違廟以祀之天  
下靡間惟蕩：魏：固不以廟學而加隆汚然而由  
學尊廟恒兆字顯之化因廟表孝式著毓才之重化  
理攸繫豈不大哉因計茲學多歷年所衣綉分符幾  
何人也閱歲月之如流樂因循而靡事果何心哉今  
諸君子于視政之初志惟本始式克從事協心一德  
不期月而有成固知風化急所先務其重道興賢端  
有徵矣維茲髦士有聖賢為之依歸有師友為之講

習有餽有居得以優游厭飫于詩書禮樂之域者可  
不知所自而自勉哉我 國家 列聖相承道德致  
禮動必吾夫子之道是準而必有夫子遺經是稽異  
端他道不得襍之亦既邁越前代以還虞周雍熙泰  
和之盛矣其所以建千萬年無疆不拔之丕基而有  
以資夫股肱耳目左右後先者正有望于後賢也維  
茲髦士幸際昌期窮經致用惟患無之弗患有之而  
弗庸惟患不能行知而不能行于窮經也奚為易曰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見辭之  
必以其实也語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知  
藝之當後于寔踐也無徒富口耳美文華而寔亡行  
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敦以無負 國家作券之  
盛心無負諸君子重道興賢之至意維藩維翰為柱  
為石庶幾臯契諸臣事業克舜君民尚在諸髦士之  
自勉也若夫諸駿奔執事姓名工費材具數目則并  
載之其陰

長洲縣初未有學附于府學名曰麗澤齋宋景定  
三年主孝宋楚材率邑人請于守陳均即廣化寺  
藏室改為在今府城東北講堂曰禮堂四齋曰富  
春貴德廣業傳學又建景文堂八年提刑洪起畏

拓地開門南面後毀元至正三年縣長元童俾教  
諭顧元龍耆儒邊景元勸前徽州路教授郡人陸  
德源新建之 國朝洪武七年知縣宋敏文張翔  
修葺闢學門于廟之右故有孔子燕居像又有先  
賢祠俱廢成化九年丘守霽隘之乃拓地東南改  
建焉嘉靖中教諭蕭文佐議以此地湫隘白于巡  
按御史舒公汀郡守王公廷謀廢福寧寺為之今  
制廟左孝右門皆南向前為靈星門次戟門中為  
大成殿夾以兩廡殿後有啟聖祠六經閣後有  
土阜建亭其上曰道山學前有門次儀門中為明  
倫堂有兩齋曰進德修業庭有碑亭右有射圃  
橋跨玉帶河其陰有鄉賢祠後土山建 御製敬  
一亭其上其陽有名宦祠嘉樹館小淇園河之東  
為雲川書院雲川乃舒公號也西為宰牲所教諭  
訓導衙舍分列左右孝之外有昇龍橋面陽樹棹  
楔曰萬代宗師東為玉帶橋有坊曰會元西為折  
桂橋有坊曰狀元規模爽闊正于府學尚書朱希  
周侍郎徐縉俱有記

崑山縣重修學記

范成象

皇朝在祖宗時郡國得置學宮弟子員選賢以教者



舉天下總五十有三所而蘇居其一焉崑山寔為蘇之邑其承休尚矣縣有學在西門之內雍熙中徽宗皇帝所書大成室章雲漢昭回扁榜峩然也然並海之俗易趨利業儒者寡異時以孝入仕者越數十年時一魁寂寥耳齊魯之變不同風土之宜異也粵自化龍南渡乾旋坤轉萬靈駿奔海若波立蕩壅決塞百川順理由是此邦潮汐流通溝澮交會學之向背二水殆有濞渙之美焉自茲文物之興勃然士爭以儒學自奮接屋連牆絃誦如市隨計公車束書橋門率數倍他邑奉常賜第連大比不乏人近歲尤輩出

歲時閭里盍簪至環席皆前進士昔所無有也以篤近漸燉力半而功倍也學更教政弗問弗遑日比月摧風雨弗支乾道改元河陽李侯為邦之二年也蒐惠利弊無廢不興疏源導利專務以惠愛恤隱雖遇大嗇其民弗疵邑且治喟然謂同列曰百里古子男之國也命之教政以是出所以助王化使民向方者豈屑吏能宜稱哉况吾屬奉制書此道固先勸相矣如之何弗敬會有浮屠氏以貨殖忘其所自豐者非法官籍之貲以緡績田以頃計侯乃請郡願以貲治廢田為供太守吏部沈公方以儒雅潤邑為治嘉侯

之意亟言上而從之侯躬揆度鳩工指授斧斤朽鏝  
趨事紛舉經營于良月之初朔一再告而閣宇崇成  
門闕沈如廊廡轟如殿陛之有序飛甍翼如橫經肆  
業有堂有舍像設儼列器陳合儀凡所尊崇規模具  
備乃會邑搢紳緹掖釋菜于先聖先師禮成弗愆萬  
目交聳猗歎盛哉斯文之壯觀也成象依仁里居獲  
與崇觀侯以記歲月請于不腆之文既辭弗獲竊謂  
古者四民一耕而三食之工商勞食焉而無愧食工  
也士獨無為食之不惟無愧又加敬焉豈不有大功  
乎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俾三

人者其作于其食易、繫君子為之本士之功顧不  
大矣哉亦有非古之民而食人之食其人已病矣又  
從而漁獵之如木之有蠹枝葉未害本必先撥為治  
者常謹視而剔去之今李侯剔其蠹而培其本是真  
知所以為治者矣本固矣則英華之發又將增是邑  
文物之光不止誇衣冠之盛于疇昔而已矣宜有魁  
壘豪傑之士出于其前聞人一二鉅公以功名德業  
焜耀宇宙者今而後或見之毋怠其所自邑人皆曰  
昔子產不毀鄉校三年人猶誦之今李侯之惠吾邦  
也如是吾之誦之奚候三年李侯聞之以為不然一

日晨入揖諸生而進之曰昔無廬今大厥居昔無以  
為養今有儲願諸君朝于斯夕于斯議于斯誦于斯  
所以居爾業而謀爾躬也議于斯此余之所樂聞也  
誦于斯以俟後之來者君子以李侯為知言云故余  
喜而併書之李侯名結字次山左朝奉郎提舉荆湖  
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吳郡范成象撰

重修縣學記

莫子純

壯哉崑山之縣也樛結峻絕白石如玉沃野墳腴秔  
稻油、控江帶湖與海波通山川孕靈人物魁殊則  
所謂玉人生此山、六傳此名著于荆國文正公之

詠豈往踈榮于往號抑六延光于將來也洪惟我朝  
用儒立國考辟雍泮宮之制京師郡國皆立學飾祠  
廟以奉先聖闡黌宇以育多士崇稽古之洪道茂長  
世之善經由是文治勃興炳然與三代同風猶慮湛  
恩之未廣声教之未洽也申命縣司更置學麗先聖  
廟如郡之制景祐四年之詔也嘉猷四塞六合時雍  
沐浴膏澤潛潤德教初、生徒濟、儒術而崑三十  
載其美焉藻揆天庭廷四海而有雋折瓊枝而繼佩  
固衆芳之所在也日引月長鮮克修事夏誦春絃家  
自為學先聖之居亦寤風雨朝奉郎知縣事章君萬

里不惧任以墜教基授模梓匠夙嚴神棲飾南端之  
特闡立應門之將華現獲邈米題相輝乃營新堂  
乃恢廊廡後以玉甃繚以崇垣奢未及侈規遵王度  
是經始勿亟成之不日庀工于慶元五年六月而以  
八月畢之于顯新宮既閱且康思欲復之而無數申  
之而有裕也于是捐供給贏資斤圭祖之羨賈易民  
田幾二頃拓奸民隱占之田溢三頃民之訟田法當  
沒入者復溢其二頃酌町畷既夷且大俾其儲積  
供持久而可繼也又為之新館舍之器用潔祭祀之  
籩豆亦布食之餘財而非重費于公也既壯其室亦

豐其儀躬率諸生行釋菜禮告奠于聖靈昭事是肅  
敬謹威儀示民不祧煌乎茲文容之壯觀而王制  
之巨麗也而後乃知流大宗之德馨咸在于斯仁風  
行而四達義方敷而遐鶩声名布獲溢浹邑區菲言  
厚行陶化染學昭光振耀立事立功効當年之用以  
對前修之純淑則崖風穴水不特清越餘馨而已宜  
伐石以志使其道也不替于後章君以子純常叅吳  
門之幕乃列其事來告書之六年三月既望宣教郎  
秘書省正字莫子純記

崑山州學宮碑

崑山在唐為望縣學宮在縣治西南一百九十步元祐間縣令杜探之所徙建也。國朝以生齒之庶陞州徙治東倉至正丙申海寇毀東倉州復舊治所招還流逸民重立宮寺及社稷之壇。宓義神農黃帝之廟至是遂大修孔子廟殿之址拓其舊三之一。學禮殿論堂重門廣廡齋廬直舍庫庖庖福無不畢具。又為堂以祀鄉先賢鑿池論堂前以泮制象設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範祭器理大成樂無不如法。寔今費侯為州三年之所成也。民之居者知有教士之歸者知有養又侯之仁民禮士一出于誠之所致也。役始至正

二十年夏四月竣事于明年十二月侯既率文武僚友合菜告成又命職于校者具書幣狀顛末走二百外請予文以志予方悼世變之劇州縣鞠為草棘雖鄒魯地不免况阻江要海與寇爭尺寸者哉。訖能保障其所如金湯帡幪其居廬校室如安堵之故非其人。也之得守將椎才健政有以濟其民者曷致是邪。若侯者是已。傳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侯非師帥之尤者乎。抑聞治暇即過黌舍與為弟子師者辨討名理扶植綱常者切々然恐不及人於乎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者綱常也。吾所以樂道也。叙焉。斯

治數焉斯亂正道微邪說暴行滿天下刺致三綱淪

九法數人類無以別禽獸然理出于天下者未嘗一

息而可減予讀孟子書知先王學校之可美矣其言

于戰國之君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時方崇

功利薄仁義則又告之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

其君者推其效可使制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人心

天理之足恃也如此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

在泮猷猷在泮猷功又知古者文武非兩岐也侯于

用武之秋不敢斯湏忘文教其不以是歎昔魯作泮

宮國人有頌竊取其義而繫之以詩云費侯名復初

字克明東平壽張人世于長夫于鎮江蓋有文武才

幹者是役也同知州事海陵梅英寔贊其成事判官

齊陽丁復初字克明教授陶植提控案牘陳善都目

沈繼祖謝安道也詩曰維吳支邑崑在北東薄于

海捍海作邦陵谷以變井邑以遷人民雞犬往而復

還邑有庠序鞠為草莽治必有教復我黌宇展也費

侯克張師文事武事匪曰兩岐在昔受成猷功猷

猷我教既成我戰必克化民服教孰負孰荷侯曰噫

嘻豈不在我部百里我心一家衣冠儼雅邊豆靜

嘉天經不數國紀攸叙如子從父如弟聽傳維崑有

石維石有銘、以著績適觀厥成

重修崑山州學宮記

李孝光

教民者民從治民者民訟是以學校為重三代之際  
學校遍天下記稱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  
大畧可觀矣予嘗考所謂校室之制則塾也即其所  
以督教之意遂使田廬民氓皆躬行孝弟信之行  
其効美矣及秦并詩書不用學校遂廢至漢孝武時  
始復興學由漢以下每一改邑李輟隨而弛頃久而  
後復我世祖章皇帝初定天下即使、東祠孔子復  
延致鴻儒大興禮樂文教之事民占為儒家復其徯

役每詔下首條學校于是聖道章明教化淳美天子  
坐致太平之功學校不廢也崑山古大縣頃以戶滿  
八萬陞為州後徙治益東僅一舍地舊東倉也既迂  
有司作新季其制務夥于舊而來者弗察浸久浸弛  
至正四年春今守王侯世傑來見其蕪陋弗治曰不  
教民無以為治學廢教將安出矣夫國家隆學校所  
以樹教本也首捐已俸俾學掾孫士志興修學宮上  
者棟宇下者步廡靡不完美又使州之士顧信善夫  
相與論堂之北作新堂以為弟子講業問辨之地守  
以時入學則居于是使論說所授于師者以察其進

否又鑿兩池夾室之旁中植蓮花是周子之所愛而為說以喻夫道者也因名堂曰益清是歲學成而予適至入其境見民有負老持幼望其邑而歌問之而曰前者為政者不我恤故去之日聞新守善養親又多善政是能善民者也吾故還耳余聞其言而嘆之曰斯近于仁矣能使其民親遊于其校士居校者稱侯之美曰仁而不僭徭役節矣勤而不煩田土澤矣廉而不苛盜攘息矣予曰斯寬也能使民遷善予嘗論之夫民易治耳道之仁而仁道之讓而讓設為學校教使皆躬修孝弟忠信之行古之制其効亦無不著觀侯之于興學善矣又能先于夫民喻于仁若親父母誠稱國家之明制度幾知教矣昔魯修泮宮而魯頌作重民彝也予惟竊取其義以教民辭曰句曲之東其縣惟婁地大民夥陞次雒州既改作民來如屬不教則悍乃作新學誠教首吏闡弗察浸久而弛置若綿蕪守入丈謁顧瞻怵惕俄而大起棟隆且吉相作新堂使君絃誦更進弟子誠為禮頌守謂弟子力學自躬毋若徭征咨良友朋父兄圍觀歡喜拊舞挽公之轡願公之所昔我避徭將子車下金絃于宮進豆陳俎池水湜湜菑菑其華錦紳縞帶容



色洒如勗。執尔士有敬母。怠作室者誰守。世傑氏

崑山州重修廟學記

上官震

欽明聖朝大一統治尊崇儒術命天下建學立廟宇以祠聖賢置師儒以育俊秀厚米廩以養士類于是聖人之道敷被遠近大道在不明者行之雖或暫有昏翳弗能使其終于不行蓋君臣父子之懿詩書禮樂之教皆天理民彝自然物有其則而心又所同故也吳郡有屬州曰崑山其東一舍而遠曰太倉瀕海通漕商貨湊集民以富庶是舊治過之延祐間奉詔徙治惟時州庠未能隨迂相臺王侯來守是州存舊

弗毀更新創建增養士之田禮文學之士彬々文物于斯盛矣厥後蠹弊蝟生奸宄侵漁經今廿有餘載教官屢缺因循廢弛屏薄士人禮樂弗舉絃誦蔑聞至元丙子六月奉議大夫八寶刺公以元勛世祿由奉礼事來為監州三年政成需待未至而理民急務益勤遼得專于提舉頹廟宇頽圯士類彫落乃率先郡寮首捐已俸命工度材選吏督工規畫既定百廢具舉改建門垣廣甃遶砌植杏有壇采芹有亭重飾繪像敬錄遺士濟々衿佩來遊來歌嗟乎仲尼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在天地間明如日月信如四

時確乎其不可易也。雖世有升降而道統未嘗不續。行之則彞倫攸叙，舍之則人心愈危，向無斯道維持之，則蒸民之極幾不立矣。名教之功于是為大觀矣。釋老異習不啻霄壤，彼則琳宮梵宇所在星列，其徒轉相汲引，維務興崇，而吾儒學廟廢壞，人才放失，惡乎宜乎。雖然，世與道未嘗不相頌也。行之者在乎人而已。方今聖王在位，學校育才，屢行詔旨，海內之氣清和，咸理雖海瀕之邑，亦必選賢而撫字之。故是邑得公之來，崇學校，興禮俗，養賢材，廣聖教，可謂德政兼舉者矣。震猥以庸踈備員幕下，獲觀盛事故，樂公之政有成而為邑之士喜，因進諸生告之曰：自今至于後日，宜亦加格致誠正之心，以修其身而成其名。庶幾不負賢侯之意，毋徒習荒以嬉而貽愚不肖之議。諸生唯唯，遂畢其說，以為之記。

崑山縣學祖記

縣有學，有廩，教而養之上之，加惠于士者厚矣。故學校不修，則春誦夏絃之習廢，廩粟不繼，則朝齋暮鹽之嘆興。二者常相頌而不可闕一也。吾鄉之學，安于庫陋者垂百年。嘉定辛巳，知縣巫君似修始撤而新之，閱麗雉，浚十倍。疇昔瑞守陳公寺丞嘗欲涉筆登

載而弗果然是舉也役鉅而用繁故于學田未暇增  
蓋經費之外所餘亡幾何由是食鼓声沉書燈焰熄  
朔旦則見大夫凡有職掌之事再拜于庭一揖于堂  
而退養既不善教安所施若是又十有餘年紹定辛  
郊戶部郎直秘閣鄧公被召相簡知來牧吳郡公淳  
儒也其為政似陽城其好善似樂克其興起學校似  
文翁粵自下車未遑他務事閑教養知無不為始于  
泮宮均逮屬邑捐金殖產高下有差明年秋以二百  
萬錢俾邑士陳九鼎經理其事得積善寺鄉田六十  
九畝三角十四步歲租八十九石九斗有奇與故額

幾稱晝以俾簞豆之費夜以給膏油之需公之推廣  
上思作成士類抑何詳且悉也公之言曰吾之田非  
不以義得也蓋欲學得有義之租而人得有義之供  
也公于一政事一念慮之間舉不違乎義、之為用  
何如哉烏乎一介不取諸人伊尹之義也萬鍾何加  
于我孟軻之義也伊尹孟軻出處雖異而所以為義  
則同士能克此不以窮達得喪亂其所為則亦何往  
而非義乎此公之盛心士之所當拳、服膺者也而  
勿失一日學賓何旦直學陸震持郡符踵門而告曰  
新租之增為賜多矣是宜刻石以壽其傳蓋為我記

之嗟夫道古今譽盛德文士之職也顧哀遲廢學詎  
能著文獨念丙辰叨末第寔為父兄尚書公榜下士  
又安敢以不文為辭抑聞之化民成俗學之所由設  
也理財出辭義之所從出也是故養士而無其財則  
非所以為學取民而無其制則非所以為義今之所與為  
共理者惟要途是趨惟捷徑是圖知己而已于學乎  
何有逞鞭朴之威急征歛之期知利而已于義乎何  
有飽鮮醉醲笑與秩終知自奉而已于養士乎何有  
其間崇儒向道畏清議而恤遊談號稱苗意李校者  
不為無人要亦不過稟科罰之資括簿錄之產僅

為一州計則已有德于屬邑乎何有公則不然寬以  
愛民而無纖芥之過取也儉以節用而無秋毫之妄  
費也好清靜而遊觀之弗事也薄滋味而厨傳之弗  
飾也故能因常富益常產以培養士之基內而一州  
外而六邑廩無不義之粟李無不養之士我冠博帶  
日涵泳于恩波教雨之中公之有功于學校其可淺  
近論哉雖然飽食用心聖門之所深戒厥既養之矣  
則教之固不容緩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茲不曰養  
乎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茲不曰教乎既飲食之又載  
教之而使人有士君子之器斯可矣夫豈徒舖啜哉

昔昌黎韓愈有言莫為之先雖美而弗彰莫為之後  
雖盛而不傳今賢侯置有義之租為有義之供以養  
屬邑之士不能日下風奉承色笑則所謂教非賢  
宰之事歟宰家世三魁以儒術飭吏必能昭明而  
之訓導旌秀事而表率藏修遊息金鑄而玉成之美  
之彰于先者無窮而盛之傳于後者亦無窮矣他日  
公坐廟堂庇天下之士而其所施士由庠序觀天子  
之光以行其所孝則教養之功作成之効豈直一州  
六邑而已哉士乎士乎可不知所以自勉乎若夫名  
遂身榮志得意滿陳食前方丈而弗念藿監之憂桑  
墻角之短檠而遽忘絃誦之樂是之謂徇利而違義  
非公之所望于士者也尚相與戒之

崑山校官養芝碑

袁宗仁

國朝崇儒右文自都城洎郡邑皆立學六飛南幸駐  
蹕武林吳為股肱郡崑山吳屬邑密迩帝都士風殊  
盛乃考邑陞大縣令人選闕授受不苟得人遂多有  
李侯桐章侯萬里皆前政邑大夫擅製錦之譽者也  
知政化之本能急先學校或補修或增廣不遺餘力  
一時名儒大書深刻鋪張而夸耀之豐碑屹立可攷  
不誣令君吳侯實繼諸賢後未下車詣學宮謁先聖

先師延見生員周眠旁睇慨然言曰美矣學乎蔚泮  
宮之制門廡軒陛嚴整像設章服煥耀循左序歷齋  
舍升倫堂閱禮器簠簋尊壘爵坫無一不備此累政  
所尽心者何更為哉特未知養士之原何如耳合辭  
對曰學有田、有租以給膳羞不乏也豪民私其利  
奸胥隱其籍莫肯輸納故時有不給諸生群萃黌宇  
朝誦晝習夜聞膏油旬具程課無頃刻假倘使家

往來道路安得一意于學侯曰唯、吾將搜括舊租  
悉奉庖廩侯又曰師嚴然後道尊學有長所以領  
衿佩傳道授業解惑非師而何然均布衣也容有玩

易乃請前進士紹興戶曹朱起宗臨安簿沈誠為主  
學為學實聳其觀聽長邊瀛先進老成談經命題督  
課具有法度其兼訓導職掌袁宗義沈逢原嚴日明  
鄉曲所推列職在學俱給月俸以示優異生徒僕、  
拜賜始卒若一固有違闕且是邑之地環數百里戶  
口六萬獄訟錢穀簿書期會不無事矣而能委曲規  
畫教養士類是豈可淺近窺測也耶侯考已三書瓜  
代有日諸生懷德惜侯之去且慮侯之美意弗傳也  
邑之士大夫從而從史之欲侈其事丐文于宗仁不  
獲辭乃正冠肅容濡毫伸楮述其顛末書而刻之石

吳侯名槩字子直義興人今承議郎已被間行為中都官其政績備見于當路之所知茲不獲詳記云嘉慶三年歲在癸亥五月旦文林郎新差充國子監書庫官袁宗仁撰并書

崑山州新學記

龔 璜

延祐改元三月平江路崑山州移治于太倉詔天下科舉取士之初年也有司聿新而未有學朔望馳謁舊學非便是年冬相臺王侯安真來守是州大懼無以作人材而承上意矧茲帶江控海財貨之區漕舟之津既庶且富莫先于教州之士平江路學道書院

山長王大年處州路儒學教授杜頤直學陶公甫學賓陶正甫請各視其力相與成之不以煩公家度地治水之北遠去闌闐秀色踈達叛大成殿旁翼兩廡前濶重門像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又範尊爵壘洗具嚴廟制鳩工儻功費侈矣侯曰止吾豈竭吾力以樹風化哉舊學豈不能偕遷于此顧鄉校不毀因之以羸諸庶乎其並存也學堂率鈔以修舊吾以修舊委米廩則以鈔起新學且以紆衆志而似助纏至講堂齋宇直舍儀門庖廩之屬次第完美通為屋五十餘楹置養士田一十頃有奇士民競至膏腴源、而

來未已于是稱為一州之學始于二年四月迄于三年八月教授錫山陸介任職勸狀顛末求記璜以固陋弗獲辭謹按吳之初太伯端委以治周禮至于仲雍乃從其俗春秋之世遂為侵奪強暴之國郡縣以來漸効樂土極而國家休養之盛雖僻左亦衝要漢史載海陵吳太倉江南亦有其地邪生聚走集當為謹庠序也久矣况于州之既遷刑政號令所自出微學則何所本邪夫二帝三王之傳開物成務之道建學立師獨為儒者哉前代失其統明體達用者亦寡見謂迂濶舍此而他求常不足以立治敝而改圖往往復歸諸此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仁義禮智之性斯道也所以直道而行也君子小人莫不有學本末先後平寔昭徹彼淺薄近似誠不得而與矣皇上表四書而會六經不特九州之內也必使四海之外凡有血氣率由于義理之中明學術正人心建萬世之太平士生斯時抑何幸也昔之士借曰未有以取之也取之矣士將何以時用乎取其文、浮于行不可也用其材、克其德可也古之學者為已成已所以成物也人已之辨善利之分知此則科舉非利祿而設學校又豈飲食課試而已哉侯由宰邑



最入郎省周行直清視邦選侯明治。要望于吾黨甚厚。噫嘻其亦興于仁讓矣乎。工費田畝詳于別珉尚俾來者有于斯云。

崑山州重修儒學記

李 祁

崑山學校之難為于他郡有三。故烏州之舊為縣。異故學校視縣為高。下縣既陞州而學校尚仍舊規制。卑狹不足以聳觀瞻。興士類其故一也。又今州治乃舊太倉地。瀕海荒落。其後日漸生聚。成市蕃漢閩廣襟處混居。而土著者十無二三。文學之士率自他邦。來今之舊隸儒籍者。數不滿十人。蓋非土著則所

向無恒心士。非土著則所習無恒業。其故二也。又今之職教者。非盡得人。經術之未明。行藝之未備。不能正身檢。而且徇私以縱其奸。是以蠹愈深而弊愈甚。此學校之通患。而崑山為甚。其故三也。雖然事存乎政。存乎人。其轉移作興之機。亦存乎為牧守者。何如耳。至正九年夏。史侯來為。既謁廟廷。惕然思有新之。先是學贍空于計吏之手。歲所入無幾。何入即随手支付。無所儲。亦無其所侯命先作倉廩。為屋者三翼。其左右者。廠其所為軒者一。凡舊時之侵漁窺覲。冒占儒額者。悉去之。節浮費。謹出納。明號

今而是幾之所入者始全所儲者始有餘此侯之所  
以立其本也乃獲殿西偏地復侵疆三畝有奇築而  
為墻凡四十丈殿後地舊為污池旦暮潮汐蕩激幾  
壞址乃募工與土寔污池疊石以防河岸而為墻于  
其上此侯之所以廣其基也基址既固乃建講堂、  
之高二丈三尺其入深五丈以楹數之者八其費出  
乎州民陳允恭而凡畚築完甃之役則民之願輸力  
者聽。蓋侯之德惠政教足以動之故其樂于趨事如  
此若侯自為與資于孝廩者則更建大成殿為六楹  
高五丈二尺深六如之為儀門二楹如殿其高殿不  
及二丈六尺其入深三丈門東西為堂各四楹堂之  
東西為齋西居生徒殿之東西為廡以列從事通為  
屋二十有六先是從祀諸賢並圖于翳昧侈剝弗彰  
至是始改為塑像凡百有五人其門墻亭泮靡不完  
好始于至正十年之正月而以明年二月成此侯設  
施之次第也侯之綜理規畫不啻若家事非有公府  
劇務不得已者必日一至焉若朝夕程篤則授之教  
官前鄉貢進士蔡君景行景行攷、展力以相其成  
于是授業有師執經有徒誦声洋溢于閭里觀者  
易視聞者易聽而人俗尚之變者咸與此矣已而蔡

居述其本末。以來請為記。予前佐領浙江儒學所記。學校多矣。然因仍者易為力。改創者難為功。今斯學。內外高深。橫縱巍焉。廓焉跨軼。前代非足力以任重。才足以立功者不及此。雖然。予嘗徵郡乘所載人物。自晉二陸而下。多名士。然猶曰才華過宴。君子所不取。如清慎超卓。行義不污者。率有其人。至近代。端拱迄咸淳。科第相望。為隣邑最。其間有以大魁為朝名。鄉抗疏力詆權者。清節凜凜。照映史冊。為閭里重州。治既迂垂四十年。商賈之集。生齒之繁。財殖之富。皆有加于在昔。而人才之見于世者。猶有愧焉。此其故可知矣。今侯一舉而新之。所以加惠士子者。甚至為士子者。蓋亦以侯之心為心。以聖賢之學為學。為孝而小學。而必由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必明乎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為大學。而由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必明乎治國平天下之務。以達其用。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夫如是。則德成于己。名揚于時。居則善其鄉。以成禮讓之風。出則廣其施。以著行事之寔。上以忠于國。下以有光于前。聞人夫。豈非史侯之所望于諸君子者哉。史侯為州所增廣創設。不可殫記。予獨舉其作新學校之功。以為州士子勸。無負。

侯之盛心云承務郎前浙江等處儒學提學李祁撰  
武備將軍建昌路總管府判官胡布書并篆額  
至正九年夏史侯文彬守崑山始新州校規州制也  
浙提舉李先生祁為之記史侯去而碑未剏立至正  
十二年春基分教是邦始奠祠而立為太守僕侯寔  
董成之烏乎史侯建學功非一日矣而數年間始得  
刻石庸非政教有所闕係而史侯之德終可泯祁明  
年夏平江路崑山州儒學教授江南蔡基撰

重建崑山縣儒學記

謝遷

崑山縣學在城之西南本宋元以來故址 國朝正

統景泰間知縣吳昭者嘗改建為殿堂齋舍咸具歷  
歲既久頽弊滋甚有司者未之能新也成化癸卯今  
副都御史襄城張公淮時以監察御史節按歷茲邑  
見而嘆曰是而不為將安為乎遠縣無長吏即命府  
判沔陽邵福春陵李智董其事鳩工市材購隣地以  
拓其基創新易弊增隘就廣辨方正位期年而落成  
其重門大庭巍然學宮之前者曰大成殿、之兩旁  
廡列焉堂有三曰明倫曰育賢曰退省齋有二曰居  
仁曰由義設門于退省堂之前曰自修築亭于射圃  
之上曰觀德而凡鄉賢之祠師生之舍庖廩之次罔

不完且美焉蓋為屋以楹計者百三十有九垣以丈計者二百三十至于籩豆簠簋之屬亦考博古圖式參以今制更造二百四十餘器當時未有記其事者頃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瑄行郡至崑周覽庠舍而嘆張公之功有不容泯焉無傳者于是知縣張侯禹遠以考績來京遂承朱公之命請予文以記之予惟自古帝王之理天下莫不以求賢為務然不先養士而能得賢者未之有也學校者士之所居以業其業者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無可居之地而能致力于學者鮮矣又焉得賢才以為國家用有能作興學校如張公者厥功不已多乎崑山為姑蘇鉅邑素稱文獻賢才輩出代不乏人載諸簡籍班班可考其尤著者理學如李衡志節如范成大勲業如衛涇皆一時之傑士生斯地向方樂學有由然矣矧又有為之作興者哉固宜奮迅激昂十倍于尋常也然學之道奈何曰是不難知也今夫室必有扁勸戒存焉諸生藏修游息朝斯夕斯顧其名而思其義接乎目而警乎心登明倫之堂則思吾之倫果能明矣入居仁由義之齋則思吾之仁果能居義果能由矣乎踵自修之門則惕然曰身其有未修邪懋觀德之亭則

瞿然曰德其有未成亦動靜語默不愧乎退省之私  
切磋琢磨不負乎育賢之意用是而日勉焉以古之  
聖賢與鄉之先達自期待雖所至不能盡同要之皆  
寔學也外此而為學則非吾之所知也已予既述其  
事之始末并以是為諸士子勵云

題西齋壁勉諸生一絕句

林鍾

廩食居黌舍差徭不到門若非勤問學何以答皇恩  
崑山縣學初在縣治之東唐有文宣王廟以兵火  
廢大曆九年始建學于廟垣之右設博士訓孝徒  
五季廟毀宋雍熙四年因遺址重建元豐四年壞

于夙潮元祐初知縣杜采遷今縣治西南作廟堂

齋廡紹興二十八年知縣程沂闢垣墻外門郡守蔣

璫名堂曰致道隆興間知縣李結葉子強周承勛

李稠相繼修之慶元間章萬里又修之改堂曰明

倫嘉定間巫似修重建大成殿淳祐初徐聞詩袁

欽增建直舍齋凡六曰居仁由義教忠履信致道

成德十二年揖令吳堅建尊道貴德二祠元元貞

初陞為州學延祐元年州移太倉學隨之至正十

七年州復舊知州費復初仍建于此 國朝洪武

二年改為縣額定齋二宣德元年教諭曹昇修戟

門知縣羅永年修兩廡景泰天順間知縣吳昭等  
改建大成殿弘治五年知縣楊子器建尊經閣今  
學制左廟右學

常熟縣重建學記

魏了翁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  
無所考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  
于學新安朱子既為証其事寶慶元年祠遷于學之  
左而孔子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燦始至大  
懼無以崇化善俗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  
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為大門北為

言游之祠又東北為本朝周子張子二程子朱文公  
張宣公祠以明倫居右東西為齋廬四以館士為塾  
二東以儲書凡祭器祭服焉西以居言氏之裔通為  
屋一百有二十楹而為垣以宮之且增田四百畝有  
奇歲助公養之費凡言氏之裔官為衣食而延師以  
教之別為田五百畝以給其費白于郡与部使者為  
廩以貯之經始于端平二年之冬竣事于明年之秋  
乃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宮屬郡人葉輔之叙其役以  
求記于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  
載二三事皆發揮無餘藐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

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  
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于子游極其稱  
譽雖于孔門諸子率多訛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  
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于抑揚然即其書攷之大抵  
當典禮訛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  
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闕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  
言為可否亦足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  
之一語若訊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  
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  
呼信其為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  
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門蓋字  
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  
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  
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  
號高弟子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而不得字也就  
二者而論則字為尊孟子雖有師道之稱係于氏者  
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  
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  
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為疑仲疑作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



夏諸子門人其各字其師相承至于漢。初猶未敢輕以許人。即是而觀則子游以句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第之目。此又豈易、然者今吳門密迤行都而常熟為壯縣有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顏閔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于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予又何言獨推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烏乎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端平三年十月戊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寔封五百戶魏了翁記

吳都文粹續集卷六

尊經閣記

長洲錢

穀叔寶編

吳訥

常熟為吳國子游言公闕里公北學聖門身通受業  
 因文學得聖人一體以化洙泗以南朴鄙不文之習  
 澤及後人深矣癸亥歲五月朔訥抱病家居教諭浚  
 儀趙永言奉書來謁曰常熟縣學首創于宋之至和  
 重建于端平之初左廟右學大成殿後有言公祠  
 右有明倫堂元年丙辰永言承乏是學知縣上虞郭  
 南縣丞分宜季子廉撤堂新之越三載知縣郭南又

撤兩齋改為重屋并市學東民地重建射圃以便諸  
生習射辛酉冬縣丞新建陳澄掌邑事永言曰郡庠  
舊有六經閣吳庠近建藏書樓本學曩承 太祖高  
皇帝頒降大明律等書暨 太宗文皇帝五經四書  
大全等集俱置廡下地土卑濕塵雨蒸氳倘得樓閣  
以藏庶盡其宜貳令聞而善之乃撤堂後寢屋捐俸  
為倡復勸邑人伙助錢米鳩工市材建閣五間二夾  
室名曰尊經之閣時縣令郭南公出而歸因出俸米  
完其未備經始壬戌季秋既望落成嘉平之月哉生  
明之日敢求一言垂示不朽然永言讀諸碑志心竊  
有疑宋寧宗慶元己未徽國朱子為知縣事孫應時  
記言公祠後二十八載理宗端平丙申魏文靖公了  
翁為邑令王燾作新建學宮記憐然表章朱子記  
文之說至篇終引禮書云時人以典禮質問者十有  
四皆以游一言為可否三代典章之遺賴之以有存  
焉此朱子未言者若記中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  
及一洒愉懦無廉恥嗜飲食之訛此二事文靖公未  
嘗發明幸併開釋以告後學於乎訥早游邑庠觀明  
倫堂扁左刻新安朱熹書石刻會稽王燾立稍長讀  
丹陽公祠堂記竊有得其一二焉按隋書儒林傳序

云南北所為章句南人約簡得其精華故朱子記稱  
子游簡易踈通高暢宏達意必敏于聞道豈非所謂  
得其精華者自古而然邪又按荀况非十二子篇云  
媮懦憚事無廉耻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朱子于是  
引而不辨夫子游聖門高弟論子夏弟子之學知大  
學之本治武城知禮樂之道豈有荀况所議者乎荀  
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乃  
議及子游故朱子記云願諸生勉進所謂本所道使  
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洒媮懦憚事  
無廉恥嗜飲食之訛期望後季至深切矣洪惟 聖

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以儒術化行天下即位之  
初詔天下立學校遴儒師訓迪子弟厥後設科取士  
以四書五經為主本其四書集註詩集傳周易本義  
書訂定蔡氏傳率皆朱子之說迨 太宗文皇帝命  
儒臣纂輯大全凡悖朱子者弗錄今作閣記舍朱子  
之言何以為言哉朱子嘗有言曰道在天下原于天  
命之性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出  
聖人之手存于易書詩禮春秋禮孟之籍至後世因  
家行事之迹又皆有史臣之記凡天地陰陽事物之  
理修齊治平之道禮樂選舉食貨兵刑之制靡不備

著于中昔之為師者以是為教學之者以是為學今  
學者類多記誦剽竊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  
終身不知自勉而卒就小人之歸然豈專在孝者之  
罪亦典教者不知為教之道也於乎朱子集周程張  
邵之成以續孔孟之統當時乃有記誦剽竊之弊蓋  
朱子之學雖不能之于一時而寔大行于今日則今  
日為師為弟子者其可不以朱子之言為法為戒以  
無負 國家建學毓賢之意乎昔者張伯玉記吾郡  
六經閣曰諸子百家皆在而不書尊經也夫尊者恭  
敬奉持之謂豈徒尊閣奉安而已抑又惟吾邑山水  
明秀登閣則一覽在目竊慮昧者因思 天朝祖宗  
頒降經書在上或說讌閣之上下或酣醬之餘追逐  
笑嬉非惟墮乎相鼠無禮之惡而墮乎嗜飲食無廉  
耻之賤矣愚也年登八十筆研久廢故是閣之記五  
年之間屢辭邑官之請今則弗克終辭者蓋欲因是  
尽悃幅以告鄉邑後進俾勿悖先聖之訓也若夫本  
武城絃歌之政推廣學道愛人之心此邑之令佐所  
當自勉以求無忝其職者然亦耄老之深望云

常熟縣學興修記

徐有貞

常熟蘇上邑也蓋古吳國之虞鄉言游氏之故里也

于今以文獻稱天下然其學宮雖舊而世敝未之收  
科目雖盛而世風未之振論者病焉先為是邑者率  
惟簿書會計徵科之急而緩于學事成化改元之秋  
澶淵甘侯寔來令是邑即詣學周爰顧瞻慨然以興  
修為已任乃咨于學官及邑之賢者圖惟載度之而  
次第營為之以明年春歲事及秋而文廟禮殿洎左  
右廡靈星戟門像設祭器因不畢具又明年春及秋  
乃修子游之詞繼葺明倫之堂志道據德之齋建育  
賢之門闢觀德之圃架津池之橋暨治師生之舍庫  
庾庖饗周垣坊表因不畢飾蓋自經始至于落成載  
歷燠涼為日三百有奇而廟學規制于是乎稱湖廣  
叅政邑人錢君景寅以書來曰願有記於乎興學之  
舉甘侯惟能矣然吾于二三子尚有所諗焉夫上之  
為教未嘗不欲其古若也下之為學亦未嘗不欲其  
古若也考其成功卒未古之若者何哉豈其為教與  
學之寔與古異與其在在上者不可詰而在下者猶可  
諉也古之士為道德不為功名不為富貴今則或惟  
富貴之為而已為乎道德而功名在其中為乎功名  
而富貴在其中為乎富貴則出乎道德功名之外矣  
安望其能古若哉夫言游氏天下儒學之先哲而常

熟之鄉先生也其于孔門以文學為稱首而其言學  
必曰道曰本曰禮樂之原及其行事見于魯論漢紀  
彰々焉然則其為李也豈徒文哉蓋子游之學之道  
仲尼之學之道也仲尼之學之道克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學之道也學惟其道雖窮而在下可樂也學非  
其道雖達而在上可耻也古如是今亦如是不如是  
不足以言學吾願与二三子省之由子游以求乎仲  
尼由仲尼以求乎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其于道也若  
泝流而求源也由一心而運之天下小試而為絃歌  
之治大行而成禮樂之化庶幾哉其古若尔矣吾願  
与二三子勉之甘侯名澤字弘濟以名進士為才御  
史進憲副駁歷中外以言誦為邑于斯其信為復陞  
也有公道存焉其所資以圖成廟者教諭樂安謝紘  
訓導嚴陵諸倫開封高旦及邑義士錢昌劉倣耆彥  
徐暘曾昂也前太史中執法 經筵講官知 制誥  
奉天胡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武功伯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郡人徐有貞  
記

常熟縣修儒學記

李傑

立學教士自唐虞三代已然其制度沿革與夫為教

考諸經可見矣我朝立學徧天下悉取聖言及先儒格言大訓輯錄成書俾士子誦習服行教之術視古皆詳故雖遐陬僻壤文風丕振而况常熟為姑蘇上邑密迩皇都沾被文明之化最深以久士之育才于學而登賢科躋膺仕者獨盛于南畿諸郡顧廟學歲久滋弊弗稱具瞻弘治癸丑監察御史劉公奉詔來巡思振士風必先學事乃即贖刑之金以為修飾之費廟自聖賢像以及禮殿兩廡戟門櫺星門煥然維新學自師生舍館會饌之堂習射之圃以及碑亭坊表翼然加飾經始于甲寅之春不五閱月而告成于是合學師生謂予宜有言以紀成績夫祇宣上德以興學為首務劉公是舉可謂能盡激揚之職者矣吾黨之士所當自勵以副良有司之意宜如何邗嘗聞魯穆子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云者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若東魯聖人是矣立功云者若臯夔稷契協和神人以贊化源立言云者若周程張朱倡明理學以詔後之為學者所以希聖希賢罔垂不朽之盛事舍是三者何以哉常熟自言子游氏北學聖門列于文學之科蓋古之立言而庶幾乎立德者使其大用于時則禮樂之化不但



施于武城而臯夔稷契之功可立致矣於乎今之人  
才即古之人才何子游氏奮于百世之上而後之聞  
風興起者寡也豈科舉利祿之學有以奪之邪朝  
家立學教士之意殆不如此吾黨之士知而戒之豈  
無踵子游之芳躅于百世之下者哉刘公名建瓚字  
宗敬巡歷所至風采凜凜爵祿蓋未可量而知縣事  
澶淵王綸教諭徐朝翰訓導王淑陳暢皆協力以相  
廂學之成者是為記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南京  
國子監祭酒前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兼修國史邑人李傑記

進士題名記

章表

邑學有進士碑、記邑之進士者也邑之人受業于  
學而得以進士名者試之有司試之禮部試之天  
子每三歲而升四歲而一計焉學故有碑函石于宮  
之壁歲久剝隘工不就鐫長邑者下謀于屬募石而  
新碑之新自今始者燭既往而倡後來也後之來惟  
進士書為進士作也書不以齒而以次用表年也某  
曰某官、至某無使視其初者鄙其終輕其少者玩  
其長也碑石記立矗然聳現碑之中若兄而弟子不  
學者三予既記之從而有所感焉夫士游于學、以

從仕曰進士者仕之始也。士之始仕而書之于石敦之耳目而傳于後者久也。必學與仕終其身求無愧焉可也。碑之作幸不致于徒然也。此不敢以告邑之士用以予弟兄告也。雖然有作于先可以興其後有鑒于昔得以修于今。鄉隣賜履之間有學有師以基以養視之碑存之于目存之目思之于心學究乎已師取乎人倬然能自待者矣。自待者重不苟進于仕仕必尊其學而又石不晦于名之書日見進士之承承齒、用碑于時不泯、于後一此階也。碑作于天順庚辰之歲九月之吉式立錢計石費者萬之奇工計力傭者什錢之四邑長曰唐侯敬身統任厥成云

教育言氏子孫記

袁甫

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為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即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迂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燭移書諭予曰聖道綦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奠薦攸序既順且嚴嘗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民罕修儒業由是即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贍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擇齒長者主公祠宇又慮歲月寢遠美意難繼則

為之節冗費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計畝者四百  
有五十歲收米以斛計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  
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  
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為元氣也昔者  
夫子与于蜡賓寔有感于魯喟然發歎子游遂問禮  
而夫子歷言上古中古与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  
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  
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縱言至于禮而子游又  
發頷惠全好之問夫子然之攷諸檀弓所載以曾子  
之任道尚推子游為習禮其禘襲一節則曾子慊然  
自知其過与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得聖人之傳至于  
論子夏之門人則謂僅可當洒掃應對進退之志而  
本之則無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  
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  
也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来矣而况講習  
于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絃歌之風回視  
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  
曰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品節斯  
之謂禮烏乎一日無禮則淪入于夷狄甚可惧也故  
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

宮祠先賢而教養其後裔于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  
孫藏修其間者又能夙夜服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  
乎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于  
國祚亦有闕焉是不可以無述乃為之書宋嘉熙  
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  
袁甫記

常熟縣學田記

黃潛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  
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于七  
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于紀錄為甚其迄今千  
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名者猶彬々焉風  
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縣  
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  
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絃誦之聲希  
闕寂寥前後為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  
知所以為計學之賓老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  
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為言君欣然為輟田之可耕  
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羣君聚食姑  
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  
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廩于學

官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美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于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邪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無<sup>興</sup>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為弟子員而藏修息游于斯者皆生于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辜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愧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一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為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為之記以告諸來者云尔

常熟縣學在縣治東南前臨運河宋祥符圖經云縣東五十步有文宣王廟初不言學淳熙十年曾祭建堂曰進學紹熙五年葉知幾改名明倫自書扁慶元三年孫應時建吳公子子游祠開禧三年葉凱修廟孝端平初王燿倣郡學制東為廟徙吳公祠于後西為學建象賢齋教育言氏子孫扁堂曰明德元陞州國朝改縣學洪武建先賢祠闢射圃建規德亭宣德九年知縣郭南修兩廡學門及廚庫正統二年况守鍾修兩廡六年縣丞陳澄建尊

經閣成化二年知縣甘澤修弘治八年巡按御史  
劉廷瓚重修今制左廟右學

吳江縣重修廟學記

陳從古

學校者政本之所自出講禮閱樂習射考藝養老齒  
胄獻囚告馘無不寓焉詎可一日廢也世之俗吏倒  
本趨末倥然以簿書獄訟為急視學校為虛器無惑  
乎風化之不行政本之不立也三代之時家有塾黨  
有序遂有序國有學人人安于禮義廉恥之域而無  
暴慢鄙俗之心故孟子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可謂知本矣自子  
衿之詩作士子競為城闕游渙然無所歸宋興尊儒  
隆道州縣率詔置學自漢及唐未有如祖宗之盛者  
也中更金虜之變一時學舍莽為盜區浙右尤甚吳  
江界往來之衝六龍南渡駐蹕臨安寔為畿邑士大  
夫行李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曾不得一夕寧為邑  
者乎旦視事操牒據按獨臺符府檄金穀趣辦乏興  
是憂至學宮廢弛漫不經意故民不知教簪筆健訟  
視他邑最乾道之初乏宰再歲郡擇士者揖之席未  
煖即去知縣趙公領事之始慨然嘆曰吾為風化之  
首今學校鞠為園蔬邑之父兄鮮以夫子之道詔其

子孫甚者先聖殿廬上雨旁風春秋奠采無所存庇  
此令所當憂也前政石公輒嘗創之矣未幾中輟吾  
詎忍不終其事也卜日鳩徒撤舊更新夷荒剔蠹周  
以重階壘以兩廡中奠廟室環列繪像生師有舍禮  
器有所賓客之庖庖廩之次無一不具公曰學具矣  
無資財以養士徒學為于是將舊籍漁兕月計錢二  
十萬永為廩餼之費凡片瓦尺椽市于旁邑不告勞  
丞俞希尹寔贊其事經始于乙未之秋落成于是歲  
之冬邑之羣士鼓篋懽趨以後為恥絃歌之聲夜以  
繼日公又嚴規程以防其怠者則公之慮遠不為朝  
夕計蓋可嘉也吁學校之設不徒說也世知甲兵可  
以威天下不知學校亦足以威天下蓋甲兵威之而  
不足學校威之而有餘昔朱泚之亂士皆風靡何藩  
以布衣微一叱而回六館之士孰謂學校無益于人  
之國哉今諸生宜以古學為心不徒為章句誦說之  
習異時孝于家忠于國無負聖天子教育之意則所  
以報公者亦無媿矣予吳人也往來彼教矣見其水  
波溟渤羣山映帶遠混天碧長橋卧波橫截其中固  
嘗倚權岸巾徜徉四顧曰脫屣功名扁舟五湖豈非  
鷗夷子皮之遠遊者乎秋風颭然蓴鱸芳鮮豈非張

季膺之思歸者乎行歌長吟興渺雲水豈非陸魯望  
之嘉遯者乎大抵山澤應靈之所萃其寓于物也必  
有瑰竒雄傑之觀其毓于人也必有高明俊秀之才  
然物不自顯待人則顯才不自達得人則達彼之為  
瑰竒雄傑之觀者得三賢然後發明所謂俊秀之才  
為時而生者今有待于學校作興也趙公既建學矣  
則才之所成就者吾知必有人焉公名廣字德儉屬  
籍之賢有文者其為政之本末又能推餘力以及郵  
亭使館橋梁祠宇一新之部使者以能聲交薦于朝  
今為南徐別駕公雖去邑之人不忘公賜相與請記  
于予欲刻之樂石以告后人予嘉公之政如此不敢  
以固陋辭淳熙五年五月十八日朝奉大夫直秘閣  
新權知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陳從古記

重修吳江縣學記

盛章

嘉定十年十月吳江重修縣學僞工邑之多士合辭  
來言曰學舊有宮歲久就廢曰殿曰堂前令嘗葺之  
力未逮以其餘遣役人令呂君宰邑謂是為政之大  
者首餘僚佐謀其議克合乃節嗇鉅豪月聚歲贏市  
材僦工歷告丕作授成學職卑以分領向所粗備增  
敞加飾既益嚴翼門廡齋舍撤陋崇庫屹為閎閱雖



廩庫庖湎曹骨之局輿隸之所斬、一新于是帥同僚從以士俯仰再拜致敬于先聖先師冠裳章衣環列後先雍容般辟濟、咸在觀者侈焉願有以記之章叨居言路天下事無巨細得以商略可否日以酬酢未暇既而復來言曰今之為邑簿書期會獄訟聽斷非才識精敏不能辨詰此其所難也賦歛有常額外鑿空漁以竭澤後反求多日對疲民較量于圭黍尺寸之微不則繩以法雖不忍所不遑恤此又難者也今令乃能敲朴喧囂之中知所先務豐宏茲學以幸邑士且役成而民不知此尤其難者也請益堅不

得辭因為之說曰學所以明教化美習俗也古者學庠序塾無非此理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此學之所以以及乎人也自誠而明自明而誠極而至于不可測之神此學之所以合乎天也吳松為邑地占其勝自昔高人隱士徜徉其間清風峻節聞者共起世降俗下趨尚浸異士之重厚誠篤或隨習而遠民之和順輯睦或怵欲而虧思返古者每致其拳、也然厥初有生畀賦均一是理苟明轉移易、今教養之地鴻分魚輪威儀文物設飾宣備俾邑之秀民得以優游涵泳于其中食和染教以成就其遠大之器業田

里之內聞風向化亦將有所勸勉媿耻而垂爭陵犯之習浸以消沮蓋人心之理本与政通以齊魯待其人則人亦以齊魯待其身其机固如此也令之加惠吾邑顧不厚與章既書其事抑有告焉夫人之心不難于規感動化之速而難于持循蹈履之久使士之尊德樂義積于其身者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民之入孝出弟日已遷善而無思犯礼之俗相与守之而不變則國家崇化道民之意始為無負且有以答令之感心矣其勉之哉呂君名祖憲娶女人心事平夷政尚簡靜其學問源流蓋有德于伯氏東萊云冬十

二月望日承議郎監察御史盛章記

重建儒學記

錢牧

余試令吳江越兩載有壞必葺不敢以傳舍視官府每于日不暇給之中左枝右梧興利補弊驛亭橋梁以及公宇經理粗就緒獨學官無廳事至則僑寓聚星之津亭環堵瀕湖規制淺狹僅可為蘧廬旦莫之托嘗欲擇曠地屋其上俾挈而居之以称朝廷設官之意會邑計赤豆道傍作舍此久未償也上踐祚之二年丙寅夏五月荆溪楊鏊來領學事顧瞻聚星代者犹未去東寄西泊靡所居止一日庠校之士過余

道所以余曰此令責也二三子之意不可孤邑之後  
河舊有吏舍一區嘗假務官居其中去代不常至有  
撤櫛櫨抉窓戶負之而歸者四壁罄垂日就頽圯無  
已則起而新之輒以為學官廳不犹愈于津亭之僑  
寓和乃命置材植具瓦甍相率庀徒補苴罅漏興仆  
植僵不旬浹而工師告成治事有廳肅賓有位藏修  
有堂庖福有所一畝之宮具體而微而邑庠師儒之  
官得之已不翹足而余之欠事亦可粗償矣切惟固  
初崇文詔郡邑立學館吳江寔居其先然主管學事  
例以縣官兼之自祥符以來大率然也三數年前有  
持提學司片帑以白衣來典教者籛廩之外月書季  
考若固聞知先皇帝加惠四方學徒景定壬戌昉置  
為令凡縣悉置學官所以俾之專意教養以幸邑之  
俊秀者至矣使為長于斯犹苟焉旦暮坐視其東寄  
西泊不獲安其居豈朝廷專官之意哉矧是役也取  
辦于學帑者庶幾賴以居今茫後者則無窮嗣而葺  
之尚有望于來者云是歲六月既望奉議大夫特差  
知平江府吳江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弓手  
寨兵軍正賜緋魚袋錢牧記

新修大成殿記

陳克佐

道濟萬物而萬物不知其所以然故聖人條其教而  
教之教之弗率而又以刑而刑之由是君于上臣于  
中民于下尊卑貴賤儼如也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後之學者或曰吾師佛也吾師老子也復又有百家  
之說穿鑿戶牖于是教分為三流析為九鳥乎教果三  
乎流果九乎且未諭佛何為也老子何為也言之彬  
彬書之云云是欲化之為善乎果欲善也則孔子之  
化不使人不善矣水濟水也安得而異曰江曰河曰  
渠曰溝名斯別矣体復二乎且夫生而免乳必諷其  
言死而就本必不可湏臾而去也雖欲去之有能去  
之者乎或者北其轅而騁越西其流而走海盖有之  
矣未見其至也復之上六迷復凶予謂迷復之凶又  
誰咎也國家紹千載之統炳二聖之業東封太山答  
天之休也西祀汾壤復地之利也而且謁見靈闕飲  
至宗廟噫為禮之盛有過于此者乎為孝之大有過  
于此者乎多士討論之聖君財成之明白光大垂耀  
永世夫如是則孔子之為道也不為不尊矣孔子之  
為書不為不信矣王者尊之率土奉之遠其宜矣又  
安從而他師焉姑蘇南門邑曰吳江乃錢氏武肅王  
之所建置疆畫長洲之苑門涵震澤之源魚鹽蜃蛤

既邀逐末之利詩書禮樂遂昧好學之訓會詔下郡  
邑悉煥儒廟縣令李恭尉聶復芴喜而言曰由已而  
為專也專則有悔自命而作順也順則無咎既而營  
材具工補壞繕廢棟宇之制選資乎闕里俎豆之設  
仰法乎太學門人旣、書室鱗、泯然之氓于斯改  
規卓尔之士可以弗畔又若尊籩之器縣官具之奠  
獻之數朝文著之雖顛蒙者視之瞭焉茲又上之化  
下以道而下之奉上以禮可以亘萬古流頌声于無  
窮也予竊大君之祿被外計之寄錢刀之司寔曰已  
任俎豆之化人匪他務會按歷所部戾至新宇唯令  
及尉趨而言曰天子有命執事不佞廟成弗識歲遠  
何覩願得正人之論以刻太山之石予聞其言則忘  
當請而諾蓋喜乎播吾后錫羨垂鴻之慶亦樂乎揚  
孔子垂教化之旨駢淺之說孤陋是懼或曰三教九  
流之道果何如也三教不二九流歸一吾子思其異  
不異也宋大中祥符五年歲次壬子仲春十一日陳  
克佐記

重建大成殿記

黃 由

祥符五年二月吳江縣始建學丞相文惠陳公克佐  
為兩浙轉運使寔記其成當是時宋興六七十載海

內無事文治大興詔郡縣悉置學宇若令得祀夫子  
令李度築縣西偏以奉詔書規制軒偉廟貌適嚴俊  
語明章相為發揮學校之盛稱于二泐既厄于兵令  
石公輟乃改而南大成殿之建距今又七十載棟橈  
椽腐聖繪漫漶春秋釋奠觀者太息令劉伯麟輦錢  
五十萬議治不果今令孫君仁榮初拜學宮有慨于  
心義劉之為願竟其後于是捐金靡穀至割圭租躬  
執朴畧無苗雜明年夏六月已成簷楹飛殿像設一新  
承平氣象宛然如在由有園百畝塹上所賜詔墨是  
名盤野幸与孝鄰扁舟過之輪奐奪目乃載酒為諸  
友賀席間人人言令君之賢豈弟不擾百廢具興未  
幾皆及吾門且述所以嘉會鄉校者謂由書之由再  
三辭不獲則進諸君而告之曰學之廢興時也道之  
窮通命也惟不以窮通二其心而一以救時行道為  
事此吾夫子所以異諸子也至于今名教被于四海  
祀典垂于百王其于啟人心惠斯世者蓋与天地相  
為無窮豈直籩豆司存歲時奠謁而已吳江壯哉縣  
水天寥濶清澈扶与數千百年間豈無長才秀民行  
夫子之道于世願使高人隱士脫身世鞅者多檀茲  
邑是豈夫子詔吾黨之意哉夫沮溺耦耕晨門荷

賁謂非知机有道之士則不可夫子奚不深取以為世道計也噫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屑意軒冕顛利害之途而不知返固非也忘斯世獨善其身將与孰任天下之事輟輟諸国削跡伐木夫子有不得已于此者矣諸君勉之入宮墻拜冠履而念及乎此則通經學古期于有用得時行道思濟斯民皆聖門事業徒曰吾自有東家立此則由之願也亦令君所以尊先聖淑艾吾党之意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立之好學也諸君勉之嘉定八年正月十五日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黃龍萬壽宮寶謨閣學士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寔封一百戶長洲黃由記

重建儒學記

朱子昌

吳江平江之屬邑有太伯延陵之遺教故其俗淳以厚有鴟夷子皮季膺魯望之高風故其士清以逸有三江五湖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盛予曩奉三高祠徘徊學宮摩挲石刻覩陳文惠公所記則知此邑學校蓋申于吳之諸邑自大中祥符已然紹興改創規模弘大風驚雨過蕩不復完所僅存者大成殿講堂而已鎮国上將軍都元帥甯侯玉葺而新之自

至元癸巳八月鳩工正殿始復相是役者敦武校尉  
杜福然講堂齋舍未及也是邑王令君柔勇于為義  
以明年八月与邑之長貳復倡士民捨其旧而新是  
園講堂廊廡齋廬下建倉宇庖福之室具備前學錄  
俞處仁儒林偉士也捐金繼粟賴其力為多落成後  
教諭王沂李文選合辭請記成績予謂承流宣化之  
職也政教繫焉漢言循吏以西都為稱首龔遂渤海  
黃霸潁川不以柔服強暴為能則以發摘奸伏為事  
文翁治蜀其治辦之迹一無可言不過興學校教生  
徒而已班孟堅傳循吏顧乃列于龔黃諸人之先豈  
非詩書義禮之澤入人也深教為政之本顧有在此  
而不在彼歟是邑當驛道憧憧往來仕于此者於將  
迎中不至廢事亦云可矣何暇他及有能以興學校  
崇教化為先務者亦可尚矣士之肄于斯者其可負  
所學歟泮水為頌僖公而作修泮宮一事不書于春  
秋而見于魯頌蓋泮宮乃因魯舊有而能修故春秋  
不書然魯人頌美之辭在聖人所不廢也余職儒司  
因士心從輿論不容以蕪陋辭時元貞元年九月將  
仕郎浙西道儒學副提舉朱子昌記并書

重修吳江州儒學記

顧儒寶



孔子曰人能弘道子思曰道待人而後行道無在無不在所以擴充之者存乎其人矧夫子宮墻宗廟百官之美富莫非道之攸寓惟其寄之于人故有作焉有敝焉有修焉夫作于前者固不能必無敝而修之則不無望于後之來者鄭人不修學校無以道化達城闕之訛魯僖能修泮宮有以來思樂采芹之美一修一否豈非係于人乎由是知作者未必無修者未必易也吳江有學與州同陞初都元帥甯公玉縣尹承務王公柔因其敝而共新之迄今三十餘稔所修者復敝焉延祐丙辰知州朝列高公仁甫下車首謁先聖環視內外慨然有志于斯計費捐資無需于學自為謀畫期底于成明年丁巳新靈星門增儀門二大成殿明倫堂廊廡四齋大小兩學瓦垣甃地夾道植槐倉廩庖福罔有不葺越明年戊午于正門外濱河累石疊墻映帶左右昔無今有觀瞻聳然蒞斯役者州吏沈懋前直學沈廷玉也既而聖賢象貌彰施一新公之志亦倦矣尚猶不寧于是月講季試躬親臨董大小生員勉勵尤至抑嘗論教化為政治之本世之牧民者往詳于政治而畧于教化公之斯舉可謂知所本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學之脩

信乎有其待也訓導趙繼祖曹謹偕學職弟子員謁  
予記其成刻辭于石以垂將來公之得士心如此儒  
寶辱公之知茲幸滿替曷敢以固陋辭時延祐五年  
歲次戊午前平江路吳江州儒學教授顧儒寶撰

興修儒學記

陸居仁

吳之境以水為勝水之勝在震澤三江之交震澤西  
受天目宣歙諸山之水東趨三江以入海故澤江之  
交其境為尤勝交當南北要衝有虹梁亘數里逕交  
上通驛達左為運渠西傍居民數千家在宋為縣  
今為州蓋以鎮其交也州學在其渠東西面震澤山  
水之勝一覽無孑遺長江抱其隈是學又據一州之  
勝者第孳址隘陋又廩粟薄歲久而隳靡措改觀資  
至正庚寅燕山邵侯子敬守是州蒞學拜謁顧瞻咨  
嗟慨然圖新之首捐已俸為倡秋八月上丁釋奠率  
郡民之富而好礼者觀禮既撤俾升堂與燕淳以介  
景福郡人喜曰吾乃今日知禮樂之教也是侯欲厚  
我州俗吾民何幸也願相勸為善侯曰凡爾之同室  
而居有父子兄弟之親夫婦之別同里而居有長幼  
之序同類而有朋友之信社僕而有君臣之義者固  
彛倫之同秉然微吾聖人述經垂訓以為之教固何

以遵為常法民何以質為常典而得相養以生相安  
以居邪賴其教而不知所以報之無乃昧其本乎夫  
學校尊崇先聖先師春秋朔望制為祭祀所以報其  
本也設之師儒以鄉之物樂育群才所以布其教也  
今敝陋若此何以稱崇教之意吾將擴而新之以致  
其報之誠以漸尔礼樂之儀尔民亦願乎民咸稽首  
曰微侯吾幾不知民生之所由賴之所由賴犹敢後  
其報乎乃相率以來助于是大闢舊規庙貌神像葺  
真莊好高其開闔加倉庾庙學于是告備起是年之  
九月三日乙卯至明年辛卯五月十二日庚申學觀

一新而江山之勝若有增偉者學職郡之民交為請  
記于是曰信哉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邵侯俄頃  
之教而民即從化學校為之興起使久其任而教不  
輟為効可勝言邪昔者召公化行南国而封于燕今  
侯生于燕而欲召公是似雖南陽召父何足多讓哉  
今守令六事興學為要若邵侯之政可謂知要矣雖  
然以興學為心相是役者不以利己為心故學之成  
也偉士之講業于學者相覲孫志而以侯之心為心  
則業之成也悉州當驛達使驛之過無虛日覽江山  
之勝瞻學觀之偉挹士風之懋必有舉麾而捐之者

曰是燕卻侯之甘棠也走也敢不為斯文慶至正十一年五月前鄉貢進士陸居仁記

儒學大成殿記

許從宣

按周制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涿樂合声故凡釋奠不有合也其登歌清庙下管象舞大武是也故月令仲春上丁命樂習舞舍菜蓋季校礼樂所由出小有舍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于學校習舞与声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吾夫子以聖人享南面王爵歷代尊崇礼頌之縟情文之備至于今而莫之能尚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文治然廟享聖人

襲用齊典僅設架之樂六佾之舞而已繼後開元間釋奠始用宮縣之樂至于故宋崇儒右文可謂至矣然春秋上丁釋奠東序上戊釋奠西序雖登降有部至于用樂不以軒縣而以判架兼不設舞位先儒謂有歌而無樂非古人習樂合舞之意也遂乞釐正以表尊崇至于唐儲君其釋奠于孝鐘磬篳篥絲声在絃匏笙並陳祝敎令止賁鼗間作埙箎和鳴具有成規武礼將陳協郎俯伏舉麾則永和之樂作登歌則肃和之樂奏雍和紆暢悅人心而娛神明者其為樂可謂盛矣今夫路府州縣莫不有學其所謂尊崇聖

人者冠衣章服殿寢階陛顧已純于王者之禮矣若夫廟樂八音並奏蓋有取乎虞廷之蕭韶豈不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氏不可及矣吳江之為州也雖于吳為南北津要然州治出乎江湖之上風濤所掀播魚龍所出沒而州學迫市里之隘在垂虹橋之南廟享聖人既有著令學宮與廟雖皆具至于廟樂則有缺焉至正十二年州達魯花赤哈迷里人扎牙進公以奉議大夫來監是州既見戟門以太廟制顛命樂師選學之彥肄習廟樂甫及期而樂大畧自凝安曲九變成章與八音並奏而無纖毫畧者廟于是告完蓋公之來是州也遭寇犯隣境州民憂惶而公能鎮之以安紓撫之以仁厚狡獪從化奸兇伏誅民既大和乃能以其餘力重製廟樂成奉議大夫西夏郡趙伯不花以首領來尹是州同知金剛訥昭信哈質承直判官那海敦武桓哲鉄穆爾從仕提控案牘錢惟賢都目陳濟頤能與公同志協心興學造士州澤固其人士之美者來遊來歌者覩感廟樂以矢其音况當大比之年其為世用况矣若夫琴瑟在御笙歌間奏且將見蛟龍鼉鼉秘怪水獸與仰秣之馬出聽之魚咸感化于廟樂之盛者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

乎至正十二年癸巳十月吉日亞中大夫福建閩海道廉訪使許從宣記

吳江縣重修廟學記

趙寬

國朝之制縣必有學、必有廟天下皆然、有修飭者、有荒陋者各視其地之文献及作興之人何如耳學所以明人倫育英才欲其寬閒靜深以為士君子進德修業存心養性之地廟所以尊祀聖賢報本追遠欲其高明嚴肅然後人望而敬有以興起夫景仰企慕之心吳江廟學自宋元有之正統中巡撫少司空吉水周文襄公始拓其基宇而改葺之規模宏敞他邑莫及也歷歲既久日以頽廢弘治戊午春寬以刑部郎中奉使湖南便道鄉閭祇謁先聖廟庭顧瞻宮墻周覽區宇輪焉奐焉翼翬飛丹雘焜煌照映雲日殿曰大成門曰列戟曰靈星祠曰鄉賢曰去思堂曰明倫齋曰日新曰時習以及神廚神庫膳堂射圃學官之居諸生肄業之舍倉庾庖福之屬昔之卑庫者今則增以崇昔之毀敗者今則完而新昔之朽漫者今則潔而明矜佩之士絃于斯誦于斯藏修退息于斯皆得以安其居靜其慮大肆其力于詩書禮樂之場而無喧囂之襟湫隘墊濕之憂予喜而問曰

孰為之哉何若斯之盛也衆咸曰此吾邑侯之嘉惠也吾侯下車首務斯文近日司宰牧者所未見也予因問繕工之始末曰侯以丙辰之冬來至任經始于明年暮春之初訖工于孟夏之終問經費之所出曰取財于官而役力于民欣然趨之命陰陽訓術吳鑿敦匠事鑿公勤有幹畧長于料理學諭高居督視之尤加意焉故其成速而精予聞而嘉之侯之政豈不異哉侯以進士釋褐來宰邑視事之初錢穀獄訟案牘山積宜若不遑他務者乃能從容有餘以從事于教化之地其才力優于人遠矣世之好興事者厲民惡勞民者廢事今也有子來之樂而無疾首感額之怨此何以致之哉秉彝好德人之同心矧吾邑故文獻者侯因民所欲而使之宜奔命之易也化教行而風俗美思樂之風作而械櫟之士興焉必自今日矣高君與司訓林君陳君聞予言請書之將刻貞石詔來者予辭不獲遂書以歸之侯姓郭氏名郭字于蕃廣平肥鄉世家也廉明嚴肅達于政体治邑一年而良法善事具可称述不獨興學之美云

吳江縣學在縣治東南初有文宣王廟在縣治西  
宋大中祥符間詔天下修廟學縣令李恭尉聶復

始作新之轉運使陳克佐記慶曆七年縣令李問  
尉王庭堅欲重建勸民輸錢數百萬會詔止不果  
乃以其財建長橋元祐間知縣陳端始竟其事建  
炎金兵燬紹興間知縣石轍即東門外開江營舊  
基改建邑人王份獻地廣之即今址也淳熙初知  
縣趙公廣拓其地建齋三十楹歲入米幾千斛錢  
若干以給學費嘉定八年孫仁榮重建大成殿宋  
季悉毀于兵元至元十三年都元帥甯玉校尉杜  
福重建殿宇塑像三十一年知縣王柔建講堂齋  
舍元貞二年陞縣為州改州學立四齋大德二年  
教授謝啟東建兩廡繪從祀諸賢四年知州李玘  
建靈星門延祐至正間知州高仁孔文相邵子敬  
達魯花赤扎牙進相继修之 國朝洪武二年仍  
改縣學定為齋二正統十三年周巡撫忱朱守勝  
隘之徙左右民居以展宮墻景泰六年知縣賈亮  
建廟于堂左弘治戊午知縣郭郭修今制左廟右  
學

嘉定縣建學記

沈璞

士生斯世抱負豪傑絕特之資固不待文王而興者  
至于中人性蕩滯易沅雖曰秉彝好德亦必因物有



遷苟無詩書以為矧劑無禮義以為繩墨則頑愚鄙  
野老死與謀沒之與草木俱腐自古及今何可勝數  
使遇真儒碩德以為師友則漸摩誘掖開導激昂誦  
說乎六經百氏之書究明乎三綱五常之道涵茹今  
古嘯嘑道真學足以充其資才足以伸乎世一旦舒  
華揚英展采錯事建大勲業立大名節澤流四海事  
光千載不亦偉歎今焉身為幸民地隣京國耳接鐘  
鼓笙鏞之音目見黼黻文章之盛名師益友講道授  
業者代不乏人然則爾士非學而奚務國家列聖相  
承右文尊儒度越前古車書萬里声教四達至于要  
荒蠻蠻之域悉置學宮以專教養猗歎盛哉吳會今  
股肱即嘉定為邑寔崑山之東境地連江海炊烟孤  
迥往來蒲葦間故多盜田里為之繹騷土豪大家或  
怙資憑強輕死冒法窶弱若益困豈教之未至歟嘉  
定十一年邑始創令尹高侯衍孫基之其明年春營  
學宮乃度地于邑之南面勢軒豁規模顯赫士民翕  
然殿堂門廡落成高壯華如庙貌祭器庖福齋舍罔  
不備具于是父兄詔其子弟負笈抱經相懽以趨乃  
立子弟員有庾廩以充其食有課試以較其藝彬  
乎邠魯之風矣學成迄今十有一年而未有記邑士

為之請璞。淺陋不學，不知為文。然惜前人經始之勤，久而未彰，不敢固辭。夫吳會之地，非延州來季子之故國，和禮樂遺風，猶在茲邑。析在崑山，崑山衣冠之富，為吳最。其間佐鈞衡、秉節麾者，背項相望。是邑同一封畛，同一風氣。爾士其毋弃暴務，修潔博習，以求合于儒。有司勿鄙夷其民務，尊吾道，使沉浸涵泳，期用于世。異時來學之士，將有躡魁躔、登顯任，以光耀其閭里。豈若鄭鄉校徒議其執政而已哉！於乎高侯奉天子命，以作新于茲邑，固戩也。然畢力憚慮，事不可以氓沒，相其從者二士曰陳鳴一、何夢龍，皆力問

學厲操行，乃以身為邑士倡。凡程工度材寔尸其勞，故併書之，使刻于石。宋紹定二年中秋日

嘉定縣學記

林應炎

學宮以崇先聖，厲後覺也。公宇寧儉，校庠序古有制。雖斗邑無敢不備。嘉定邑學，叔三紀齋，可肄堂，可踵殿翼，以廡可拜，可趨，來遊者尚陋之。然廩斛歲裁三百半，蠹于遙領，戕員議斧藻，匪易應。炎戊申秋，始至，士翕然告頽，邑計窮空，靡克佐費。于是挾貴挾故，以戕員請者謝弗與。今月有學給，辭勿頽，均推寔搏浮銖，積錙累。明年夏，作中門，壯以釘鑲，森以戟飾。又

明年作直廬楹二十有八塑容漫久缺彰施之又明年外作重門形其墻以衛表所入坊扁曰興賢橫疏清泚植槐于旁警設鼓講設席祭為設服庶事視舊粗飾力所未逮猶多合數。役粟費斛五千餘緡費二萬六千餘皆因學生龔天定以直學董其事典計則水立煥發張惟一先後焉方一開市末邑繫于好競甚俠駟于操贏甚譎也樸之儀尊山壘華之逢掖章甫日邁月征耳濡目染稍賣力折券而衡泌有絃誦聲捷貢版鳴園橋迓歲增見何文也天賦地產知不于此乎秘俠者剛之惡譎者巧之偽銷其惡使善剗其偽使真是机括安在令為多士先士為四民首惟簡御煩尊士之秀選俊以勸導衆異不難一也惟賢詔愚迪愚民之農工商以信向兼善不啻獨也學宮其令問政士議政一大統會之地欤然而昔缺畧士謂令奚以教今繕葺令謂士奚其業佔畢迹也彫篆技也科級外物也士于學宮猶家然身家是孰若心家是心無他法自主敬始常惺、其待養活潑、其形著是心苟存則學宮今之沂泗楹夢非奠廟貌非像真見乎端冕而南面夫子坐如尸振佩而環侍諸子立如齋而吾身即賜于墻由于門外堂不遠伊

迹乎淵之寢道。豈茫々無下手處哉。如其朔而謁旬而課二丁而祀身。退心隨之。邑人將曰。青衿挑兮。是豈墨綬者所望時。宋淳祐年夏五月日。

嘉定縣學重建大成殿記

林應炎

國家自慶曆詔州縣立學。必祀先聖明尊師也。兵始黃帝農。始后稷。社始勾龍。莫不庭焉壇焉。祀之學。雖一雷地無夫。子宮墻可乎。有之矣。苟其日月徂邁。風雨漂搖。可乎。今茲邑遘與壞。會弗動弗治。是吾道反不若異端者。流其龕庠。像設金碧。稍漫漶。即百千為群。奔走謁資求。所以還其舊。今天下固無富於縣如

曰。吾方治賦聽訟。姑舍是。則朔告丁奠。仰梁而摧俯

柱而腐。于心何如哉。嘉定初。季未五十年。大成殿寢圯。今桐川守常君懋為宰。請于府。得沒官田租市木瓦甍。將召匠以畿幕。行史均俊。鄉踵其後。至則鳩工度材。斧鋸交作。始乙丑春。仲閱五旬。殿宇顯。厥廟貌崇嚴。有門。灵星有橋。跨水。主學。唐均夢翔佐其決。學正王子昭相其勞。為工千一百。五十餘楮。六千九百餘米石三十餘。既告成。邑士相與言曰。物之成與壞者。數也能俾壞復成者。人也。今茲常君規之。史君隨之。一新是殿矣。繼今已後。安得復如二君者。捐已俸

倡諸寓公使是殿久而常新者哉且尊師有殿而養士無廩奈何史君遂撥其功德寺田七十六畝有奇曰是為後之繕修備給縣之廢庵田六十二畝有奇曰為士之供億用于是邑士嘉常君之始謀感史君之終惠以予常艱批是邦也合辭請紀歲月余惟唐陸衡山為縣人立宣聖廟堂少陵過而詩其事余老矣弗克賡少陵作為邑士賀辱徵文其敢以蕪陋辭時宋咸淳二年夏四月朝散大夫新除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子監司業林應炎撰

嘉定縣重修廟學碑并銘

王遂

乾道戊子先君吉州筮仕崑山尉奉大父敷文以行時敷文南定湖湘北守淮楚虜為奪氣退居金壇買書數千卷聚子弟以學有詩寄子廉勤不可纖毫累歸來使我家中錢可謂任教之忠矣後縣裂為二以練溪之東為嘉定縣踰七十六年茅選被命典邑曰祖父舊遊何可不力載銀米糗糧自隨朝坐琴堂不夕不休訟于公者手自裁決負于私者寬期以償月輸歲送毫髮不私吏無所揺手行道頌之惟是縣之學自令高衍孫始而養士之費總百石鄭提舉霖繼之增百石有差士始來學有与薦名者其後廢壞而

繼至首以縣橋厥路不直乃命改作榜曰登龍得池  
元堅開講周夢虎主之東必大伸之皆給之食凡有  
志者會食而宿于學四經之集來與而課試高下不  
輟增其小學三十人迎師以教之縣給之帖糧不繼  
請尊勝廢田于提舉得畝僅及二百者亦稱足徐知  
府鹿鄉以田四十七畝繼之時講堂更剏昂新寓公  
周君次臯首助其費丘君斌龍君廷瑞薛君埴王君  
子昭孫君繼周吳君炎共相其成如其家事自殿及  
門廊屋三十三間以朱文公舊刊金壇縣學  
者刻于門講堂則以袁蒙齋所書明倫堂扁示其齋  
取建寧學宮所以命諸齋者名之規約咸具修葺未  
備者一切畧治計三萬四千餘緡米一十五石未嘗  
有取于吏胥牙僧而從學者欣然是歲有與薦者以  
遊學而與名旁郡者以上書賜第者其試入太學者  
一人有以辭賦與魁選咸曰登龍之効也會選第受  
代與諸公言者曰諸公之進德也如是此非選謹守祖  
父之力也亦諸公共成之耳繼治者湯公仕龍吾鄉  
里敏肅諸孫有不待勉而趨也無疑矣其可無以告  
謂遂曰兄退居丘園于世事非所及獨于邑之大務  
胡可無言乃即其事而銘之銘曰明德自始兮制起

虞庠逮我聖朝兮化行鄉縣伊吳有邑兮在海之旁  
始置文字兮士風頻昌帝命立學兮謀不暇詳令弟  
製錦兮于先有光翼、濟、兮明倫設堂有斯橋  
兮渡水之陽俎豆莘、兮頌詠壤、朝講四經兮夕  
以為常登名天府兮辟雍翱翔諸公合力兮講習日  
長令雖去此兮士胡忍忘俾我後人兮愈大以章蓋  
修厥兮永有馨香

嘉定州修學記

楊維禎

嘉定古婁縣之析也國朝陞州孔子宮亦復為大之  
在州南一百五十九步基于宋縣令高衍孫大德辛  
丑儀門圯于颶風至夫庚戌守王鐸改叔明倫堂大  
曆己巳守趙道泰重建大成殿移堂殿之南士論病  
之擬迂廟東歷守數十而不能更閱三十餘年天將  
興之固先廢之至正丙申堂燬明年兼攝州事者太  
尉府分帥張元良以教授陳公禮之請謂時論雖急  
兵而吾庠序之教綱常所係不可以一日廢也于是  
樽節浮費及勸率力義之家募貧丁相什伍填淤池  
成址若干畝甃石隄捍水若干丈構新堂其上前接  
崇軒旁翼齋舍立教官廳于西舊西齋地也迂學廩  
于東舊東齋地也與夫直廬庖福之所靡不新焉惟

先聖龕帳與大成樂器泮沼儀門未具教授陳公禮  
復請于貳守鐵侯張侯州倅賀侯遂相與完而成之  
追理學租以廩生徒廣購書籍以資經訓禮致五經  
師使日與弟子員討辨道義磨勵忠孝。蓋不鄙夷其  
民實將責成于作養之餘以應賓賢之所需也豈徒  
輪奐其宮以務觀美哉張侯于政尤明治要與予有  
疇昔好使典書者王友諒走書幣請記且曰先生老  
文學幸有一言以諗諸孝者予辭弗獲則告之曰三  
代之學之教心而已人心正天下無不治未有不正  
人心而能治天下也者堯之授舜。之授禹成湯武  
王之建中建極同此心也當是時比屋有可封之俗  
人。有士君子之行人同此心。同此理也上之人  
作之下之人則之以心感心以理應理固不俟夫威  
驅勢迫也世教衰人失其本心至或淪于大惑君子  
救之亦曰治亂不一而心無不一尊君親上之出于  
天者未嘗滅沒也言教者教以聖賢之心身教者教  
以聖賢之行况其為州來子之故壤禮義遺風犹有  
漸漬之地乎民不從治吾不信已請以是復司教者  
司教以復三侯時助學田者楊谿楊仁增益其所未  
備者三山林震林復也鐵侯名鐵穆尔普華字德剛



國族也張侯名經字德常世家金壇宋中書舍人志  
之後賀侯名撝字守謙西山居士仲之子也張師字  
子讓州人教授字子約河南人兄祖仁壬午科狀元提  
控案牘盧以仁都目宋思讓陸元祐皆有力于文教  
之事云至正二十一年辛丑歲二月朔旦會稽楊維  
禎記

重修宣聖廟記

前人

嘉定州儒學以書抵余錢唐官次言其州太守郭侯  
之善治也先務以教化為治本至正壬辰夏侯由中  
臺監察御史歷工部員外郎遂膺守令之選于是州

先是為州者咸急權力迂教化聖人俎豆之區往往  
苟簡狼籍自元貞初縣陞州後廟制不加舊棟宇乍  
修乍圯不能支十年二十年之久侯以為病明年秋  
且大有民和而寇平又適當聖天子詔下申飭臣工  
勿以寇攘害文教遂與同知高昌和侯州判何君暨  
校官朱孔昭氏計議學事簿書之計得羨貲若干緡  
旁率好義之士林仁王文麟黃澤助資各有差首治  
大成殿增竊挾殿若干楹撤舊兩廡重築崇挾屋凡  
若干楹前後側廡及儀門周垣廢各以次舉從祀諸  
像易繪以縹冠衣身章悉合古制爵尊簋盞之物各

極齊潔。廟有雅樂廢已久。遇祀日。旋集市井伎夫。玩  
為故常。侯從博雅者復理古樂。隸樂胥凡三十六人。  
儀容古茂。音律諧暢。昧昔之規制。庠下禮度綿蕪者。  
不作矣。海鄉之民扶負而至。仰見吾聖人王者之宮。  
南面之位。而又俯聽吾侯文告之誠。雅樂之設。無不  
忻。然有喜色。思見太平。以還絃歌之化。殆不勞以  
威力驅矣。侯之為州。其得治本如是。既乃躬率執事。  
弟子員行釋奠禮于庭。峻事州人士相與立石。悉侯  
績。幸吾子有以書之余。曩以公事抵吳。下聞侯主辦  
大府科需。皆截。有法少間。即究心學事。人始難之。  
曰。自朱鬣氏挺禍。江南守城社者。不啻逆旅人之居。  
談詩書者。揀死不贍。顧欲務不急于此乎。侯以為民  
可一日無食。不可一日無名教。無名教。其隔朱鬣氏  
奚幾哉。嘻。馬上過魯者。急祀孔子。軍吳于譙者。亟令  
修學而侯于供。億繁擾之秋。完葺黌廟。罔敢一日後。  
豈端昧務之急者乎。噫。侯之孝于聖人者。在是而不  
在彼也。審矣。侯名良弼。字仲賢。大名人。和侯名和尚。  
字仲瑄。何君名演。字伯夫。与侯同心。而合德校官。字  
用晦。寔能賤教。以贊侯之為治者也。銘曰。皇。神聖  
立經。陳紀我昏。以覺我亂。以理海東之荒。大邑是疆。

声教所暨孔庙将、旅楹既闢陟降有奕鞀磬管笛  
神聖來假神聖奏假吾侯燕喜允矣郭侯治有本始  
鄰寇震迫不難不驚迨寇既平絃誦鏘鳴入礼堂皇  
出教堂下寔維民師豈維民父允矣郭侯教民信  
銘在庭四方其訓之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  
司提舉會稽楊維禎撰

尊經閣記

陸 鉞

成化甲午莆田林君正奉命按江南四府以來臨嘉  
定既視事謁于先師孔子退而詣學者賢問德已復  
環視四俯慨維 賜書所以嘉惠承學而於變丞

黎其風移俗化固已默有成效然所以尊寵而照  
示之者畧無等威甚無稱以上開示匡直之意為之  
不自寧者良久因進官屬而商諭之以茲邑為蘇之  
上縣而承宣昭布之意尚未有成非有司之缺典欵  
今即欲斂財計日以速乃事恐太傷迫以為民勞請  
姑伺之明日讞諸訟繫獲非其情怙終者令收贖凡  
得贖緡若干曰可以有為矣當是時適閩陽吳君哲  
自進士來令茲邑嘆曰是惟林君宣揚布道明示意  
向覃恩後德之嘉猷也哲承乏至此雖無所先且弗  
敢緩况林君先之哲何敢後哉遂以其貲市材鳩工

以其部民徐冕劉奕護其事亟而成其始工于是歲  
四月丁巳成于冬十一月甲子凡八間月為楹者三  
掖者二高七尋深損五之一廣益五之二五分其高  
閣之上得二分為梯二重繚以闌楯暢以櫺遠  
而望之岸然偉麗入之青碧炫爛而上竒然窮頃  
之然後出高明俯城郭墟市之民川河之舟送迎之  
客皆若畫然蓋勢高故視物微眇誠一佳境也畢政  
務之繁具言邁之樂仰遺言于經帙發奧義于英髦  
倚衡板擦而盱目四視豈不有以宣暢優游而遺底  
滯哉夫古之為政者草衣木食結繩而治其事遠矣  
方日時不以忠孝為美談非有慕而為降此則以仁  
為愛以義為宜以賞罰為勸懲而勃然興起然各在  
于其人之身未入見之籍勸之而莫喻賞罰之而莫  
覺慮其習之久而性之難擾也于是乎言之諄、書  
之浩、至夫仲尼文字彩矣約之為六經侈之為諸  
子天地之秘聖人之奧盡于是矣及我朝列聖繼治  
憂患惟浚綸言焜煌詔告無已蓋順時為治而不能  
有忘于言也茲邑被化百年衣冠禮樂日新月盛其  
涵濡沾溉之功儒生學士固已欽仰而佩服之矣至  
于鄉鄙之民夙行草偃飽德而歌雖其身之納于平

和至靜之域而誠昧于帝力豈非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哉林君為此祇作而新之以動民之觀吳君承休繼美始終而弗遺所謂成厥功者二君有矣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郡人陸鉞撰

重修學舍記

王 鏊

學在縣治之東南右距通衢左距河橫瀝也前有土山松柏鬱然而河水縈之蘇之俗以文勝而嘉定獨簡遠樸茂然其秀民長材往、穎銳傑出名天下見于科記可攷也學屢有興廢大成殿明倫堂則成于前、縣事龔侯晉兩廡則今選部白君思明尊經閣則、御史吳君哲而諸生獨無所肄至河間劉君翔之作縣也摧奸撫良振廢舉墮嘗行學舍喟曰身之不庇孝于何有乃 匠經始左即河右即廡列屋若干楹壁其前以為暗窓其後以為明樓其上以為爽闔曰暗吾欲謝其乎外明吾欲其便于業爽闔吾欲其講誦之餘以縱眺其心目時成化壬寅九月十日也民不知勞士用競勸于是教授李君長源來請曰願君記夫劉侯可謂知治者也然吾有問焉侯之所以拳、新是學者何也所以勸學者之學而其所以學者何也無乃挾策而誦乎分題而講乎授簡而書

乎是三者今之所謂學也而學之道不止是茲其淺也。有深者焉其小也。有大者焉夫人之所以學者固將行之于身措之于家國天下其平居所講者則皆彛倫物理之常變天地陰陽造化之精微禮樂數損益因革經世之具學成而用之則為名臣不用則為名人而豈若今之學校古之學校也。今之人才非古之人才矣則所以學者異也雖然亦為之而已矣夫昔之庠隘是學也忽而高明爽闥猶是學也况所以學者哉故曰亦為之而已矣。學校人才一從出風俗所由始也不加之意可謂知治乎加之意顧務其小而忘其大務其淺而忘其深可謂知學乎。劉侯可謂知治者也余獨恐侯之新其學而所以學者尚循其舊也故進之然予固亦循乎舊志乎

新則未能者也翰林院編修文林郎郡人王鏊撰

儒學應奎山記

龔弘

詩曰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書曰卜澗水東灑水西自建邦國都鄙以下咸負毗名山大川為固若山之可築川之可濬乘其周覽未整翼者為之此裁成輔相之功于聖人所不後嘉之烝黎貨貨甲吳郡惟人才恒不信他邑自宋寧宗嘉定中學隨縣設留光寺遠

抗前方莫能奮步撤去遺吾道之蝨是故有宋及元  
人材間出我 國朝天順間邑令吉水龍晉始築山  
障之人材為之一盛閱今五十餘祀雨崩土湮山日  
就卑科目因之又一盛一衰士居常懷憤力莫之能  
今年春仲進賢饒公塘持憲節至邑曰山學之設也  
迫甚非宜迂置南許四十尋則孝宮高顯寺幾退隱  
委伏此明彼障吾道與焉屬邑令詠鹿陳侯淵挈其  
綱邑丞濟南李均延齡綜其事檢公帑羨餘售工役  
財力不費于民李均觸盛暑率眾赴事起故積培新  
壤築其北加闢增以崇高而漸殺其巔雖汗浹背衣

弗倦功就速緒甫及三旬其趾綿亘餘二十丈深一  
十丈崇高如深二之一視舊倍其五岡勢蜿蜒分五  
嶺購奇峯低昂樹之中峯起自沈氏義塾宋時物也  
先是鄉人夜異其有光久之莫之省神灵豫為默相  
若此山之前濬河縈迴東瀦練初源水候山澤以通  
氣河之上架木梁涉山麓作游息亭瀕河得故山空  
地為射圃徑百步宜縱矢力圃西感民居市其地益  
之構現德亭廣廡崇階可以上充于揖讓下周于步  
武其外薄櫺星門大通衢舊限以垣今易之以闌楯  
中伐礎為棟作綽楔門顏山之名與櫺星對峙由是

乾象坤勢山高水深土膏毓秀靈化潛融巍然為一  
望宗士折旋出其下可以游息可以喜好可以登泰  
山知道在于迹功成一簣早夜淬礪彙出為王又士  
則與詩節南山者宜載形諸歌誦雖然饒公由厥翁  
以進士傳家為名御史綽有風紀贊天子崇教  
化以啟來學陳侯臨位未幾務理政優先正禮門康  
濟斯美李均常築城禦海寇安民茲能戩意同符君  
子謂饒公貽遠之謀與三百餘年之缺典願不偉欤  
山之考極相方自北徂南見出吾儒理有不容過者  
視愚公官翊與堪輿家所謂大廷庭焉科目之曠于  
往初盛自今茲孰不曰此山始時訓導區福典教陳  
侯與之確謂嘉士登科肇宋龔識弘識之後嘗游學  
于斯偕李均典史陳潔合辭以請故忘其不韙強為  
之記云

儒學重築應奎山記

都穆

嘉定縣學之南有一山焉名曰應奎蓋天順間築于  
縣令龍晉歲久頽圯前御史進賢饒公塘巡歷至縣  
嘗命改築叅政縣人龔公弘寔為之記正德己巳莆  
陽李公廷梧以才御史出按吳中聞縣有淫祠立命  
毀而市之謂山迫于學且乏崇廣瞻視弗稱乃以市



價歸學為修築費俾縣令涿鹿陳侯淵總其綱而其  
事則專委縣丞清泉王侯輓董之王侯既市民隙地  
以廣其址遂移山稍上西南十有四武其崇視舊  
六尋有二尺修加如崇之數廣加二深有三尺建  
二亭其山之東南者可以俯瞰橫瀝其在中  
西者可以規射山之北為杏壇面西為射圃亭樹  
綽楔而山之前復為亭二東西並峙以寘乎碑其下  
則鑿而為池跨之以梁以通往來漫山襟植檜柏松  
桂千數百本垣于山之西南餘六十丈池之南復疊  
石為山以相輝映工始于九月三日僅兩閱月而訖  
初王侯之經畫是山也予適苗嘉定見其殫心竭慮  
罔憚勞瘁是以成之易而士之游于斯者欣忭賞  
歎莫不頌李公之政而嘉王侯之不負所委也抑聞  
之龍令之始為茲山鄉試一科而連登者七人進士  
一科而連登者三人邑中至今傳為美談謂設學以  
來之所未有夫人材之生世未嘗乏上之人能作興  
鼓舞則感奮彙進不然則不免沈悔寥寂此勢之所  
必至者今李公于學而作興若是安知今日之科目  
不有符龍令之故事者乎又安知其盛不有過之者  
乎然則李公之功當久而不忘而王侯之名亦將附

此而不泯矣教諭鄧君樸訓導區君福張君相偕來  
請記云將勒諸石以示永久李公子進士同年且厚  
善而學校之事固予之所樂道也遂不辭而記之承  
德郎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邵人都穆撰

